

PP6767/01/2013(032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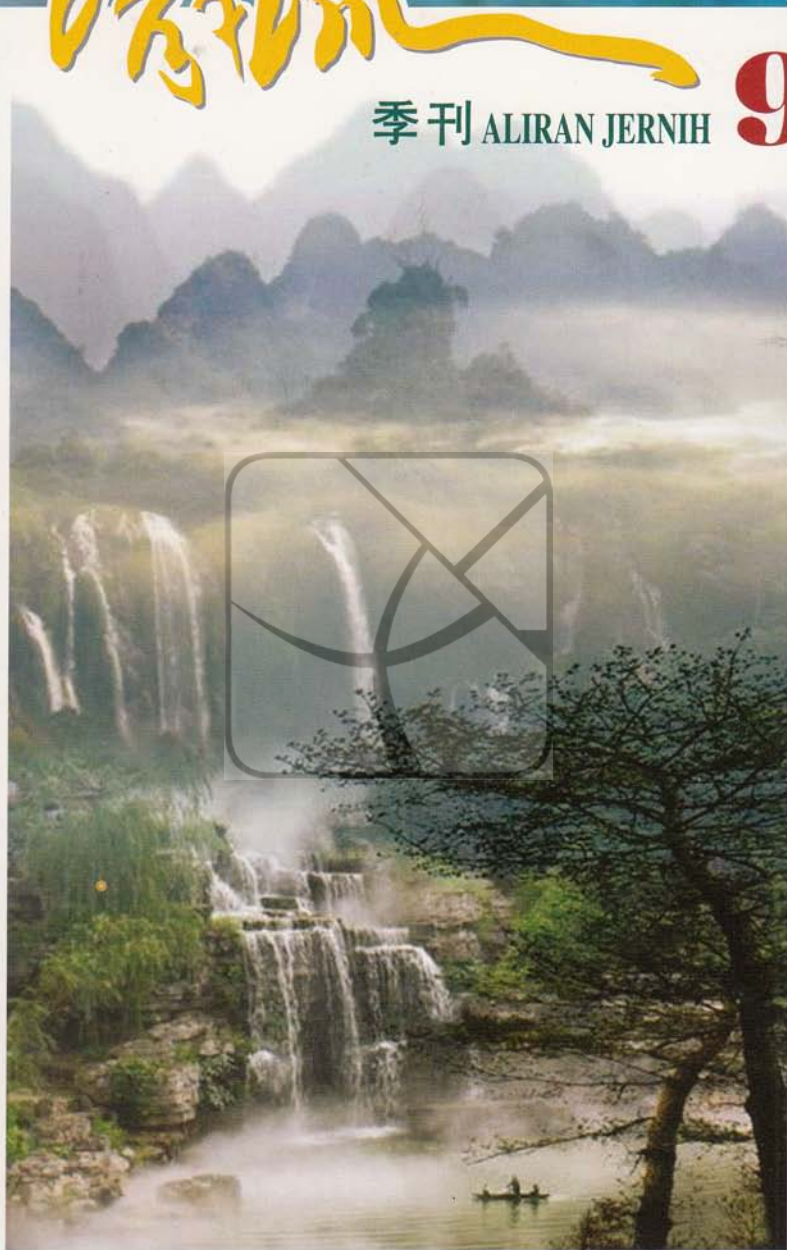
2013年12月

RM6.00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95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活动: 中国诗人代表团到访
日期: 23-10-2013
地点: 南海会馆



左起凌鼎年(中国)、章钦、崔冰、涵青、王涛、王枝木(会长)、叶兆熊、钟钦富、李雪莹



前会长叶兆熊挥毫赠送墨宝给中国诗人代表团



霹雳文艺研究会赠送墨宝给中国诗人代表团

热烈欢迎中国诗人代表
2013-10-23



中国诗人代表团团长诗人北塔推介诗集



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推介本会会员五本诗集

欢迎中国诗人
2013-10-23



本会《清流》主编潜默在会上朗诵诗歌

95期



2013 年 12 月出版

顾 问 : 驼 铃

主 编 : 潜 默

编 委 : 章 钦 紫 梦 羚 一 介
王 枝 木 陈 有 明 罗 月 凤
涵 青

发行主任 : 章 钦

封面题字 : 叶 兆 熊

创刊日期 : 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 : PP6767/01/2013(032239)

国际书号 : ISSN 1511-9211

编 辑 部 : ALIRAN JERNIH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平面设计 : PROVENCE DESIGN & MARKETING
21-2A, Jalan PJU 1/3F,
SUNWAYMAS COMMERCIAL CENTRE,
47301 P.J.

承 印 者 : SUPER YUETA PRINT
40, Jalan PBS 14/8,
Tam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目录

悼念郭绪益

安息吧，郭绪益好友

刘道南 —— 5

古渡夜谈之后

驼铃 —— 10

灵前上最后一支香——悼郭绪益

章钦 —— 13

永远怀念你——悼念郭绪益

章钦 —— 15

春水流痕

马华现代诗人游川诗歌评介

陈文泰硕士 —— 18

杨百合的《那一点光辉》

林琼 —— 28

碧波荡漾

散文篇

乡音浓浓

漠北羊 —— 30

不吃文字的文字家

看看 —— 35

禅的幽默

妮妮 —— 37

数字游戏

陈彦 —— 42

阿嫂入院记

方又圆 —— 44

七月聊斋

丸丸 —— 46

秘密

丸丸 —— 48

时尚正能量

蔡佑霞 —— 49

榴梿飘香时

郭金登 —— 51

慷慨之余

闪华 —— 53



文学蓓蕾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叶颖惠 —— 55

囚

吴光祖 —— 58

坏女孩

曾佳慧 —— 62

问

刘紫恩 —— 67



诗歌篇

棉兰行——苏北文化节纪事

秦林 —— 70

低头

陈伟哲 —— 72

交换

叶彤 —— 73



海内存知己

(国外作品篇)

海上的猫

东瑞 —— 74

生命中的碎片

邱俊伟 —— 78



小说篇

闪小说三篇

林锦 —— 84

月亮旁边没有云彩

潜默 —— 87



主编的话

- ★ 本期特设一栏位以悼念我们敬爱的前会长郭绪益。郭氏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病逝，享年 60 岁。他生前曾担任共 9 届本会会长，是至目前为止任期最长者。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任期间，他对推动本会会务与各项文化活动贡献良多。如今逝者已矣，我们只能从其生平好友的片言只字中缅怀其生平事迹，纪念其不朽的功绩。
- ★ 11 月 23 日，来自中国和美国共 18 人的诗人代表团趁着在怡保参加世界诗人大会时拨冗到访，与本会成员以及众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互相交流，场面温馨热闹。本期特刊出部分照片以飨读者。
- ★ 本期文学评论刊登本会财政陈文泰评析已故游川诗作的文章。文章乃摘录自作者的硕士论文。因版位有限，只能点到为止。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刊出其余重要部分。
- ★ 欢迎诗人陈伟哲加入我们的阵容。我们期待更多不同表现手法的作者美化我们的园地。
- ★ 在此向 94 期《闪小说三篇》的作者林锦致歉，因为不慎将其大名错置于插图黑影之下，以致看不清楚。
- ★ 一代伟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本刊决定于近期刊出纪念他的文字。欢迎投稿，体裁不拘。

安息吧，郭绪益好友

文：刘道南

维公元 2013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半，我们一批霹雳州和来自外州的各华团：马来西亚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林连玉基金、霹雳文艺研究会、霹雳华乐协会、林连玉基金霹雳联委会、怡保彬如港华校董家教三机构与校友会、霹雳汾阳公会、深斋与育才独中、公正党霹雳社会关系局、行动党霹雳州委会、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代表们，以及华教界、文艺界、表演艺术界、相声界、辩论界、公民社会社运等团体和各校等社会工作者，集聚在您，我们的好友郭绪益的灵前，向您致以崇高敬意与沉痛悼念。

我们的好朋友，郭绪益先生您，曾经是我们霹雳州各个领域的社会工作者，是一个总是在背后默默起着“推手”作用的人。从健康文艺，到戏剧歌舞；从相声表演，到中学辩论；从公民社会，到跨族群联系，您的一生，往往就是先走一步，在别人前面先开始推动。

可是，今天，您的“先走一步”，却是我们大家的伤痛！为什么在死亡面前，您还是坚持“先走一步”呢？绪益。您离开我们这些曾经与您共同努力参与华团，搞华教，办活动，说相声，推辩论，跨族群，争民权的朋友们。绪益，您这“先走一步”，我们是很不甘愿的。您还可以为大家出点子，提意见，想方案，谋策略。可是，您确实是离我们而去。我们很不甘愿，很不甘愿呀！

绪益，我们的好友，您诞生在 1954 年，那是一个独立呼声响彻祖国上空的年代。彬如港华小毕业后，到双溪巴里国中求学，到中四就离校出来社会就业。从水喉工人到广告学徒，您开始人生的道路。在您步入青年成长阶段，正是 70 年代初，银星艺术团表演带起文艺表演之风，马大华文学会“春自人间来”，与“春雷大汇演”掀起清新的人民艺术舞台表演之时。而这时，也正是独中复兴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您从文艺和华教运动中，吸取了精神营养，也凝聚起您的精神力量，开创了您的人生道路。您参与多彩的文艺活动，走进复兴运动的队伍里，与众多同道开始平凡但有意义的一生。

在您成长的年代，您曾经一度到新加坡去打工。新加坡丰富健康的文艺活动，开阔了您的视野和精神世界。从文艺歌曲，到民族舞蹈；从口琴乐声，到表演艺术；从戏剧演出，到相声曲艺。新加坡的生活，奠定了您这一生走维护华教、健康文艺、社会正义、改革社会的道路。

新加坡短暂的生活，给您带来丰富与充实的生活。您也为霹雳文艺研究会注入新的养分；与一大群文艺青年，开展活波多彩的文艺会活动：电影招待会、民间舞蹈、口琴演奏、戏剧演出、相声表演、郊游野餐。一首首民歌在唱，一个个舞蹈在跳，一部部长风新的影片在看，一段段相声在讲，一场场辩论会在辩……霹雳文艺研究会充满青春活跃的生活气息。1978 年，由于文艺会积极推动人民表演艺术活动，您与另一位文艺会理事，被政治部援用内安法令 ISA 扣留了两个月。遭受无理的审讯和迫害，您勇敢地面对。

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独立大学诉讼案件；82年支持董教总派人参政，87年反对华小由不谙华语教师担任高职的行动；80与90年代大力推动相声表演艺术，并邀请中国相声大师马季等名家来做讲演及培训工作。同时也推动全霹雳中学华语辩论赛，一届又一届。90年代反对1996年教育法令，98年支持新纪元学院的成立筹款运动……等等，维护母语教育的华教运动，也冲击您的文艺生命。从80年代到90年代，您前后担任6届的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您把文艺和华教两者结合在文艺会的活动中，积极为华教演出和筹款。您开始从文艺道路走向捍卫母语教育的道路。

然而，文艺和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运动。发展健康人民文艺和维护母语，不能离开政治环境。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单元的种族主义政策，同样扼杀人民艺术与华文教育。于是，您在思索，艺术和教育不提高到民权的高度来认识，不结合民主人权运动来争取奋斗，是难于改变不合理现实的。

于是，从90年代末期，随着“烈火莫熄”运动的掀起，绪益，您又让自己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从文艺活动和华教活动，提高到民权运动的层次。从千禧年开始，您参与社会改革，结合政治，开展公民社会运动。您挺身而出，召集华团，倡议组成华社协调委员会，支持社会改革的非政府组织，支持新生政党。

您积极关心内安法令的滥用，2001年您到甘文丁扣留营前抗议，连同几十民众被以非法集会之所谓罪名而被控上法庭。您反对施政滥权，您批判贪污腐败，您抗议民权压制，您谴责营私舞弊。您召集华团争取霹雳州独中的“以地养校”计划。

您参与反对马华收购南洋商报与中国报，反对报业垄断行动；反对打压民办大专学院，反对教育大蓝图计划。

绪益，您发起成立霹雳州人民公正党社会关系局，并担任主席，联系民间组织与地方民众。这是该党首创的一个华社群众组织，发挥了动员群众的力量。在认识到争取华社权益不能单靠华族单一民族的奋斗，而必须结合友族的团结方能产生更大力量，于是，绪益，您大力推动跨族群的公民社会运动。在霹雳州协调各友族的非政府组织，结成公民社会联盟。

绪益先生，尽管近年来您的健康欠佳，在体力和精力上感到吃力，在社会活动方面退居幕后，但您还是不时给年轻的后辈提意见参考。您的立场仍旧是坚定的，鲜明的。您仍旧让我们同道和朋友欣赏和尊重。我们为您感到骄傲，有您这样的一位好朋友，好会员，好同道，好同志。KITA MENBERI PENGHORMATAN KEPADA SAUDARA KEK SUE YIK KERANA SUMBANGANNYA DI BIDANG KESENIAN, PENDIDIKAN CINA, SOSIAL DAN POLITIK. AMANLAH SAUDARA KEK, AMANLAH KAU DI PUSARAMU, HASRAT SUCIMU KAMI PASTI PENUHI.

安息吧，朋友，郭绪益先生。我们再说一次：您先走一步，我们是很不甘愿的。这个时刻，我们向您告别。您放心吧，健康文艺的传播，华文教育的斗争，公民社会的运动，政治改革的努力，我们仍旧会在各自不同的战场，继续下去，奋斗下去！安息吧，郭绪益先生，您安息吧！



左起：王涛、章钦、驼铃、司徒育敏、紫梦羚、郭绪益、田舟



古渡夜谈之后

/驼铃

郭绪益，一身平凡的样子，却长着一个不平凡的脑袋。不论是文艺表演，还是社会工作，他往往会给大家提示一些令人欣然接纳的点子。安顺、太平和实兆远的一些文友，后来都相继走入了文艺研究会这个大家庭。此刻回想起来，应该也是出于他那扩大组织的点子。当然，这也可能是早期经过讨论，并获得多数人认同的主意。

我早在文艺会成立之初，便曾经出席过几次集会，那到底是些什么活动，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不过，其中一次倒还有点印象，那是去领奖。仿佛是北马区短篇小说创作赛的安慰奖。同行者是当时实兆远的商报记者汤成美（吟雁），他也得奖。当时我们只能乘搭公共汽车前往，从车站出来，两人摇摇摆摆地走上怡保街头，一时也满心欢喜，但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加入文艺会。

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日，总之是远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一个傍晚时分，文艺会一行数人，突然出现在小舍门前，道是特地到来拜访此间文友。由于事前不曾获得照会，一时实在不知该如何串联。记得当时只到新甘光找我比较常见面的紫梦玲。当我们来到那间古旧的渡头，时已黄昏。路灯星斗渐次亮起，远山近水，一片朦胧。我们就在渡头倚栏漫谈。谈些什么？都忘了。

不过，那几个不速之客的面影，至今印象犹新，他们不就是司徒育敏、章钦、郭绪益……

显然，那是一次成功的“夜访”，实兆远几个比较积极的写作者，后来都陆续加入了文艺会。安顺的田舟、陈正华；太平的黄奕山，江沙的林慕、王枝木也都来了。文艺会的会务于是逐渐由文娱活动转为文学创作，也从而克服了前此会员高度流动的问题。因为乐于参与文娱活动的都是年轻人，不论是事关前途的求学深造，还是工作职务上的调动，往往都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文艺会。

原理事会任满改选，郭绪益竟然决定卸下会长职，并提议由我接替。结果，也众无异议。当时的思想与感情到底有无矛盾与挣扎，此刻也已经无从追忆。只记得一心要搞一份文学期刊，不过理事们大多数保持沉默，好像都没有什么信心。什么样本弄好啦，提出申请啦，准证来啦，每一次的理事会议，都有我有关工作进展的报告，实在有点像在演独脚戏。在挑选由书法家叶兆熊挥毫的刊名《清流》时，众理事似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有司徒育敏君说了一句“这一张比较有动感”。接着，郭君也应我所求绘制了这文学双月刊创刊号的封面。根据记忆，这创刊号是在1990年3月间面世，一千五百本顷刻间卖完，赶紧再版一千本应市。一时大家都很高兴，信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了。郭君还自动连续设计了另外四期的封面。图像新颖而有创意，清楚反映了他认真与庄重的态度。

有志之士，总是不甘寂寞的，郭君从此倾力推动他最感兴趣的相声艺术，成立了个叫“银州相声俱乐部”什么的，开讲座办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并没有忘记文艺会，仍然事事关心。

遇到什么活动，尤其是文娱表演，他必然到场，为舞台布置贡献其丰富的经验与心得。演出开场了，他总是拿着照相机左拍右拍，设法留下最精彩最感人的镜头。我在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的作者照，便是他当我在台上讲话时拍的。

郭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君子胸怀，坦坦荡荡。不管是文艺演出还是政治讲座，总是一副“幕前幕后我负责，讲话你上台”的态度。看来，他从未想过要当什么领袖。但事实上，他却是多数人心目中的领袖。他的固执，看似缺点，其实是强点。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能跟他走跟他学么？



灵前上最后一支香

悼——郭绪益

/章钦



2013年9月22日，老友郭绪益，他先走了，再也看不到他微笑，再也听不到他声音，只有留下一段段回忆，一颗沉痛的心在怀念他……

我在霹雳文艺研究会认识他，那是文艺的因缘，在他担任会长时，也因处理事务有过矛盾，也有过争执，但是，一直都敬佩他，他担任最多届会长的一位，据了解共担任了九届。

郭绪益在1977年开始，担任会长期间，积极推动文艺活动，前前后后办过了电影招待会、民间舞蹈、口琴演奏、戏剧演出、辩论会、相声表演等，把霹雳文艺会推动得充满活力，为文艺播下种子，让年青奔向了康庄大道。

在1989年，郭绪益为了让文艺研究会继续走下去，重新整顿霹雳文艺研究会的步伐，举办过文艺生活营、文学讲座。他的热情用心更让我感动，于是我邀约大马著名小说家驼铃加入。在1990年驼铃上任会长，在会议上提出出版文学杂志，经过一番的努力，该杂志命名为《清流》，封面交由郭绪益全权负责设计，从创刊号开始，就为《清流》文学杂志封面作画，一共设计了五期。郭绪益虽然不是一个写作人，但为了推动文学活动，为《清流》文学杂志征求赞助，付出不少时间和精力，他对《清流》文学杂志作出了巨大贡献。《清流》文学杂志能出版到今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的付出与奉献。

想当年他离开学校，出来社会谋生时，当一个水喉匠后再当广告业学徒。他心中有理想，更有梦。他喜爱艺术、关心社会，他要走出他的一条人生路。常常就是忧时忧世，忘了自己生意，忽略了身体，坚持着一个梦想。

在坚持人生的路上，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朋友时时关心，频频劝医，他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梦，病中仍然关心时势，直到吞下最后一口气，就这样他走了。

那天，我在他灵前上最后一支香，看他最后一面，他静静躺着，安详地闭上眼睛，不再对我微笑，不再和我说话，他真的走了。看着他，我的心很沉痛，有着许多不舍，很想对他说，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脚步，会有许多踏上去，完成你尚未完成的梦，你就放心吧！

我默默在你灵前鞠一个躬，眼眶就润湿了。再见吧老友！愿你一路走好！

永远怀念你

——悼念郭绪益

章钦

2013年9月22日

早晨阳光展现一道光芒

寒风中传来

说你闭上眼睛

走了 走了

永远不再回来



多少的友好

心头即刻涌现

阵阵的悲痛

沉重的哀伤

想当年

你在青春岁月

心头充满文艺日子

你迈开脚步

走着

奔着

一条火红大道上

那年 那月

你肩上扛起
你心头背上

文艺

华教

政治

重重担子

燃烧青春

点亮心灯

照亮黑暗一路坎坷

今年 今日

你走了

真的走了

名字不挂一个街头
衣袋不吊一个勋章
生活没有荣华富贵



你走了

就这样走了

你的一生

留下是不屈不挠精神

我们永远怀念你——郭绪益



郭绪益设计 1 至 5 期《清流》封面



马华现代诗人游川诗歌评介

/ 陈文泰硕士

1. 游川诗歌的本土化与忧患意识

1980 年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忧患意识表现得最强烈的时代，在风雨如晦危机四伏的时刻，游川于 1986 年 10 月写了下面这首诗：

《五百万张口》

我看见五百万张口
大小小张张合合喋喋不休
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回教堂塔顶上高高在上的扩音器
那单调的高音
却像暗流如狂潮
威胁着我的心灵

那时候，马来西亚正处于多事之秋。1987 年 2 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诗人方昂这么说：“我们的民族正处于一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民权问题、民生问题、文化教育语言问题，甚至民族自尊问题，一直在压逼和困扰着我们，生存在这样的年代，所写的东西却没有这个时代的风貌，写来干鸟！”这是游川的话，他人这么说，诗就这么写。



《五百万张口》上半段讽刺不长进的华人，虽有五百多万人口，但形同散沙，山头林立，意见分歧，不只无法团结一致为族群争取利益，反而经常争吵不休，似乎五百多万华人有五百多万个意见争着发表。因此，诗人因痛心而颇有“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慨叹。“听不到一点声音”虽是夸大写法，却有“有声像无声”下了鲜明的反讽。这是华社的内忧。下半段则写友族众口一声，正如回教堂播放的祈祷声。然而，这种扩大的音响，显示出他们以族权挂帅的政治，政策偏差，不公不义，强权就是公理。这是华社的外患。

1986年，马来西亚华人人口五百万。如今，大约六百五十万。然而，整体的情况和华社的内忧外患，并没改变多少。六百五十万张口，仍然无法凝聚发出一个别人听得到的声音；回教堂宣礼塔的扩音器，晨昏五次，仍然发出单调的高音。

2. 游川的社会批评诗

游川是一位社会意识极强的诗人，他的批判重点包括华族的不团结、华族受到排挤的事实、华人的漂泊失落、华语地位的式微、民族的劣根性、日本人的经济侵略等等。诗集当中有多首社会批判意味甚浓的作品，其中要以《大劫案》一诗写得最讽刺入骨，艺术价值最高。

《大劫案》

那场无耻的大劫案
赃物原来全在这里
在大英博物院
他乡遇故知般令我悲喜交集
我看到祖先的心血和智慧
在防盗玻璃橱里
闪耀着万古长青的光辉
我读到同胞民族的先民
手抄经书典籍的手迹
隐隐在引渡迷惘的后世
小时候，史书上读的
开埠功臣莱佛士
竟是大劫案阴谋的主使

那场无耻的大劫案
赃物原来全在这里
全在这里
却美其名曰：
珍藏文物，保存历史

诗中的赃物指的是被窃的古董文物，这些本来属于我们的珍贵文物被人偷窃了，如今却光明正大的被陈列在防盗玻璃橱里

（注意“防盗”一词），那真是一大“反讽”。游川写这类批判社会时事的诗，功力十足。

他写《青云亭》，不露声息，把青云亭与邻近的清真寺作一排比对照，用的是绵掌一类的暗劲：

三百多年了，还语重心长地

屹立在风雨飘摇里

无非是要向我的子孙诠释

我象征的意义

我精神的真谛

那毗邻的清真庙宇

当年一同见证过历史事迹

如今越发老气横秋了

祷声激昂如昔

声声唤醒穆民团结一

不像我，老态龙钟，香火寥寂

马六甲米较街青云亭，拥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这座华人庙宇，早年扮演着促进华人互济与团结友爱的重要角色，且与清真寺和印度庙同在米较街上，象征各族和谐共处。

清真寺与青云亭都曾在从前一同见证过历史，地位相同。建国以后，两者的处境却不一样。清真寺老气横秋，青云亭却老态龙钟；清真寺祷声激昂如昔，青云亭却香火寥寂，两者呈一强



烈的对比。这处境更显示出大马华人的地位每况愈下，就像青云亭曾经亮丽一时的位置，渐渐在历史的舞台淡化和褪色。这首诗因而以青云亭象征华人，如今病老孱弱，在风雨飘摇里，度过他的风烛残年，伤感和无奈。

3. 游川的反战诗

《亚里的解放与自由》

美国发动的“解放伊拉克”战争，轰炸机炸死了亚里全家人，也炸断了亚里双腿，然后美国又千方百计帮他装了义腿，亚里只是个十四岁的伊拉克孩子。

缺乏奶粉，缺乏粮食，缺乏药物十二年

我还可赤脚奔跑跳跃

在这块富饶而苦难的土地上

这样算不算自由？

美国炸弹硬要解放我们自由我们

我全家人的身躯一刹那间

随着炸弹碎片解放开来

跟着美国飞机自由的飞起来

我的双腿也难以自控的奔向自由

不，是飞向自由

然后你们又千方百计地帮我

装上一双美国制造的义腿



穿上美国的名牌 NIKE 鞋

叫我怎么行怎么动

说重新给我自由

美军打着对付沙达政权的名目侵略伊拉克，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报复美国 911 事件纽约世贸大厦被回教激进组织卡伊达以骑劫的客机炸毁，死伤惨重，其次是为了本身的经济利益——控制伊拉克富饶的油田。美国以炸弹硬要解放伊拉克人民，但是受到伊拉克人民的顽强抵抗。美国人心里其实很清楚：伊拉克人民其实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那样热情欢迎外来者“解放”他们。

这首诗的最后五行，强烈地反映了阿里的的心声。美国疯狂的轰炸机无情地炸死了他全家人，也残酷地炸断了他的双腿。最后又千方百计地帮他装上美国制造的义腿，穿上美国制造的 NIKE 鞋，并教他学习走路，这的确是针对美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暴行的一大“反讽”。

《和平有没有 人人都懂的符号》

人们高喊和平

炸弹听不懂

照样轰下来

人们举起两根手指表示和平

机枪听不懂

照样扫射过去



人们手举和平标志

坦克不了解

照样辗过去

和平有没有人人都懂的符号

中外古今，世界能有永恒的和平吗？回溯上个世纪至今，地球上曾经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海湾战争，伊拉克与阿富汗等残酷的战争，伤亡人数以亿万计，诗人游川认为，世人所谓的“和平”只能高喊，它并不是人人都懂的符号。炸弹、机枪、坦克，都是伪和平的战争贩子和好战分子对付和平分子的锐利武器。和平的符号在哪里？这绝对不是人人都懂的符号。

4. 游川的历史诗

《随手一翻》

随手一翻

竟翻出了连连霸道的侵略

竟翻出了连篇不平等条约

据说甲午一战下来

就战了五十年

就战死了三千五百万人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只知道他们



是山是水

是草木

是空气是雨露……

1894—1895 年，日本发动了并吞朝鲜，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在战争中，中国海陆军将士曾奋勇抗敌，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妥协投降，终于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马华诗人游川在《随手一翻》的诗句里，翻开了中国现代史，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强权政治的丑陋面目。

游川诗句“据说甲午一战下来”至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一直拖到 1945 年，美国轰炸机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为止，就战了 50 年。根据非正式统计，战死的中国人民约有三千五百万人，单看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就超过三十万人。

根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2009 年 11 月 13 日国际版的一篇报道，日本明仁天皇在其登基 20 周年庆典之际，重提二战教训，对父亲裕仁天皇的名字，永远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占领、殖民亚洲以及战败的历史连在一起，感到非常遗憾。他更盼望日本年轻一代，以史为鉴，珍惜世界和平。

《国际拍卖会》

在国际拍卖会上

他们合法地，文明地

公开拍卖，中国



那儿掠夺而来的一个

又一个国宝

劫后的国宝

如患了失忆症

对我目瞪口呆

拍卖官却如数家珍

——详细道来

(哈! 赃物罪状俱在!)

木槌一击而下

正击中我的要害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英法军官下令焚烧圆明园，并大肆掠夺历代古玩、珍宝、文物等中国的文化艺术宝藏。把抢得的部分赃物公开拍卖，大部分归于私有。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约 164 万件，分散在全世界 47 家博物馆，而海外民间的收藏预计是馆藏的十倍。1900 年，八国联军再次攻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掠夺中国国宝。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 1000 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目前著名的四大国际拍卖会，有英国苏富比，香港苏富比，法国巴黎佳士得以及美国的纽约拍卖会。

马华诗人游川在他的《国际拍卖会》诗作首五行中，强烈谴责西方各国“合法地”，“文明地”，“公开地”拍卖从侵略战争中掠夺而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国宝。第六、七诗句指“劫后的国宝，如患了失忆症”。难道国人真的那么容易忘记中国近代史上受尽世界列强欺凌的百年耻辱吗？

中国文物局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呼吁各国拍卖机构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不唯利是图，尊重文物流失国人民感情。面对中国文物公开拍卖，中国网民的情绪激动。专家一致认为谨慎和理性比愤怒更为重要，中国民众的情绪化往往会抬高拍卖成交价格，在经济上对中国是很不合适的。



文坛拾碎

杨百合的《那一点光辉》

/ 林琮（新加坡）

杨百合的《那一点光辉》，是金保的文友草风寄赠的，他在信中告诉我说，这本书第一版两千册在两个月内卖完，现在赶印第二版，希望我会喜爱。

我不常读到基督教徒的文艺作品，过去曾经读过黄撒母耳的三本书：《蓝色的火》、《星光闪闪》、《三十一朵小花》，第一本是诗集，第二本是散文集，第三本是情诗集。黄撒母耳原名黄坤生，他以牧师身份出现在新华文坛。

杨百合是马来西亚人，是一位教师，基督徒，1977 年曾获《天狼星诗奖》优异奖，曾主编《文桥丛刊》，著有《修补祷告的网》，常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副刊发表作品。

《那一点光辉》于 1985 年 7 月初版，由文桥出版社出版及发行，内共收 43 篇杂文，插图（照片）10 张，书前有文桥出版社〈序言〉（文采）、〈但开风气不为师〉序（黄子）、〈感谢篇〉。首篇〈笔耕二十年〉是作者叙述所以笔耕的开始，信主后用笔见证，投给《南钟》、《看哪》、《生命》、《灯塔》、《晨光报》等教会刊物，以及后来在南洋商报的副刊《想到写到》发表作品，谈生活、谈时事之余，设法把基督徒的思想与信仰参入文中。

杨百合的文章，总爱引用一些名人或文人的话来说明道理，也会参入他个人信仰所持的思想在内，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圣经的话来说明。例如在〈云和雨的境界〉一文他写道：“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他们也热爱今生的生活。”又如在〈战胜自己〉篇中，一开头就引用“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圣经）。

再如〈值得活下去〉一文中，他引用耶稣的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来说明生命的宝贵。

读杨百合的这些文章，你会发现他随时随意会引用中外名人的话来阐明道理。例如在〈老最无可奈何〉篇中他引用大仲马的话说：“我花尽了一生的时光才活到今天。”又如在〈热诚不能死〉篇末引用何其芳的诗句：“让我们/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再如在〈人人都富有〉一文中他引用易卜生的话说：“金钱只是许多东西的外壳，而不是核心。”等。

杨百合的作品我读得不多，读了这本《那一点光辉》，我倒赞成黄子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序文中所说的：“没有石破天惊之论，却自然流露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价值观。”也希望这一点小小光辉，会照亮这个世界的冷漠心灵。

（附记：之前我偶尔也读过一些基督徒的文章，例如我大哥就曾让我一读《南钟》的文字，我发觉他们总会在文中参入“说教”的因素。这在属于宗教团体或信教集会的情况下，是无可厚非，但在非上述情况下进行说教，就不会令人苟同的。宗教是向善的，信仰是自由的，在不同宗教的世界里，各人有不同的信仰，大家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不强人所难。）



散文篇

乡音浓浓

漠北羊

(一)

上小学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老师用家乡话以外的话对我们说，感觉到语音怪怪，听又听不懂，因而张口大笑。这样子持续一两天。老师问我家老爷子为何如此行径，老爷子要我娘问我。我回答说：“为何学校念书的话和我们家说的完全不同？”老娘怔了一下，然后笑着说：“那话叫普通话（华语）。”她摸摸我的头，很满意，因为我是正常的孩子。

我出生时，上有太祖母、祖父母，还有祖父兄弟及他们的老婆。我们叫老伯父老伯母。家里的人只讲永春方言。什么普通话或其他的方言，全没听过。所以，从小我也只会说永春方言。

那时候的老师，不像现在的，经过训练，讲得一口标准的华语。先生（老师）把“是不是”说成“洗不洗”。而孩子们也用自己的一套说法，“先生，先生，他打我的头 cock”等等，听起来真的是令人发笑。

那时候，我们称呼老师为“先生”，而在课室上课也叫先生。这可能和习惯上讲方言有关系吧。方言是这么说：“不做功课，先生打屁股。”“你的先生是哪一位？”等等

在同学之间，先是讲方言，一两个月后，用方言、华语交谈，也都能言尽其意。

总之，从在家纯讲方言到讲华语，我觉得不困难，虽然说得不是很标准。



后来，因生活上的关系，我也学会了说广东话、客家话和潮州话，虽然不是腔圆字正，但可以和老一辈沟通，感觉上是多了一些方便和“优势”。

(二)

在泗水郑和庙喝了一杯带点白色但没有味道的水，据说就能行好运。这水是供奉郑和塑像后从一块大石滴下的，举凡到此膜拜的都希望能喝一杯。导游说我有机会喝到，开运啰。

走到庙外，一辆四轮驱动车戛然停在眼前，一位皮肤白皙的中年人下了车。他举起了右手，微笑地用客家话对我说：“我们真有缘，又见面了。” 导游微笑地眨眨眼，似在说灵验无比。

我望着他想了好一阵子。果真像面熟，似曾相识的一位老板。

“还记得吗，多峇湖。”他这话一出，我想起了，也就是在棉兰的那一个庙前。他先用客家话问我，然后我们就谈得非常快乐。

我不是大埔客人，只因年少时跟同学们学才讲得通这近似华语的方言。然而这老乡把我当同乡看待，非常亲切。他说，那一次见面后又重逢，已过了好多年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他要我留下来多住一些时候，到他的家看看。

“好不容易才能在异国的他乡，见到讲同样语言的乡人。”他说。

这老乡怎么称呼，我不懂。同样的，他也不知道小伙计怎样叫。大家因讲同样的方言，感觉上是如同一家人。

“回去家乡看亲人吗？”他问。我说没有。其实根本就没有嘛。

“去看看阿‘打’（爷爷）的城市，进步了，”他说，“和其他的大城没有两样。”

我们握手话别，没有留下地址、电话。但是，那片刻的交谈，令我感到非常温馨；而他，或者也有异国遇乡人的喜悦吧。



散文篇

(三)

第一次走进一家西药铺买药，店里只有一位老婆婆看店。走到那一架，她就跟到那一架。我知道她老人家的用意：怕我顺手牵羊。

但是，第二次再去时，一进店又见到老婆婆。我先用客语问好。她立即问：“上一次来过，为什么不说客话。”我说，我不知道她是客家人，所以用华语。

我问她为何只是一个人看店。她说店里的人去吃晚餐。“你要什么自己去拿。”我说要买其他的，不是“般那多”。

“就坐在这儿等一下。”我就坐在小椅子上和老婆婆闲话家常。她问我家乡在哪里，还有什么人在等等，我全以爷爷奶奶没跟我说过回答。尽管如此，老婆婆很高兴因为我能以家乡话和她交谈，她说：“今下，有好多入唔晓讲啰。”

一会儿，老板回来了，老婆婆说是她女婿，算账时，还叫他算便宜一点：“自家人耶。”

自那次后，每次去买药，他们待我犹如一家人，非常温馨。

我如此撒谎地说话，真有点不道德。但是，见到老婆婆一脸的慈祥笑容，关怀的问语，要拂她盛意，于心不忍。后来，我想过了，这是不伤人的谎言，说了该没有罪吧！



(四)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一位种菜的老婆婆到我们家来。老娘听不懂她说些什么。我放下碗筷出来，原来是卖菜的广东阿婆。她要我为她写一封信给加拿大的孙儿，这孙儿是从台湾去那儿深造的。

她递给我孙儿的信，我知道要我读出信的内容给他听。因为久不讲广东方言，我慢慢地以半准半不准的广东话念给他听。老婆婆听后很高兴，她说终于明白了孙儿要对他说的话：“回到台湾跟他爸爸长住。年龄七十多了，住在姑姑的家要姑姑照顾，说什么的总是不好。”

老婆婆要我回信，我照着她的话写好了，再用广东话告诉她：“阿嬷（奶奶）打点完毕这里的一点产业（即几亩地），就起程到台湾。”

告辞时，她说幸好还有人会说广东方言，可以把她要说的话写出来。她说，年青的一辈只讲华语，就算广东人也不会广东话，以后广东话就没人讲了。不过，老婆婆感到安慰的是她那位孙儿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可以跟她谈家乡的事。

(五)

说到现在的年青人，会说流利的家乡话，似乎不多了。为了要传承方言，海南会馆、潮州会馆等，开班教导年青的一辈，希望他们能掌握自己的方言。



散文篇

但是，那只是在班上学，是不够的。如果长辈们在家中也用家乡话和他们交谈，那么将进步得更快。

我们家乡有句话：可以出卖祖公（宗）业（财产），但是绝对不可出卖祖公声（所说的方言）。这意思是要家里的父母把所讲的方言传给下一代。

为了要使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得以传承，中国政府聘请专家为他们创造文字，我读过有关这方面的报导，计有青苗和壮族。

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报导说，每隔十四天，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到了下一个世纪，将有七千种现在还在说的语言没人说了。这话听来令人觉得可怕，因某一种语言消失，也将是那一个族群文化的消失。

据作家萧遥天的考证，潮州话、海南话、福建话等都是古代的汉语。既然是古代的，那也应该传承了几千年之久，否则早就被淘汰了。如果这古老的方言真的在我们后辈子孙口里沉寂下去，那这一去将难以重返了，可惜之极。

过去，有人提议在家讲方言，在外讲华语，这可说是个好方法。因为华语人人懂，我们在小学甚至中学，特别是独中，学生们都在讲，而如果方言不在家里讲，在外又没几个人讲，久而久之将慢慢忘掉。

我们希望，浓浓乡音，能在年青人之间，你侬我侬地以各自的家乡话，和家人谈古说今，增进亲情。也更希望，讲讲家乡话不会弱化华社间的凝聚力。

山野之人，胡言乱语，有错之处，尚望读者多多原谅。

华文行楷 华文琥珀

华文隶书 华文中宋



不吃文字的作家 华文宋体

华文彩云 华文新魏

华文楷体 华文细黑

/看看

那天，参加作协 35 周年纪念宴会，看到许多资深作家接受敬礼，心里感到欣慰，认为作家吃文字而不能疗饥，也算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散宴时，我巧遇一位作协理事，不禁有所感触。既然吃文字的作家，可以受褒扬，为何不吃文字的文字家——编辑，却从来没有受到褒扬？算是哪一门子的事？我说：编辑老爷或小姐，劳苦功高，却多年没有受到关注，为何不给个奖什么的表扬表扬？那位理事，耸耸肩，大有无可奈何之慨！

编辑是何种类型？我记得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编辑的刀斧》，后来收在拙作《胡须上的灵感》一书内，说得清清楚楚，编辑的刀斧是非常锋利的，相信一些文友也曾尝过。

我私下感觉，作家吃的草，挤出来的纵然不是奶，也算是血泪吧？那不吃文字的文字家，该称何类作家？他们纵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作家，也该是如假包换的文字家吧？那天看到一篇文学报导，说台湾出版业有很优秀的编辑人才；但他们长期是被低估、不被理解的工作。他说：“编辑是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传递给读者，有让读者了解的能力！”

编辑其实是副刊的灵魂，他们在默默地工作，精挑细选，把最好的放在一起，然后由读者去咀嚼品尝。这种佳肴，虽吃者有所偏爱，总是一种独特的佳肴。故我们看副刊（包括文艺、饮



食、美容、娱乐等），总有心头爱，这也就是副刊风格的由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位编辑，都代表一种风格。那个副刊的风格，就是那位编辑塑造出来的。有时候，作家还要跟随那位副刊编辑的风格走向。你看，小说的副刊，出现小说家；散文的副刊，出现散文家；诗的副刊，出现诗人；杂文的副刊，就出现杂文家，不一而足。而且内容是传统的，或现代的，常因副刊编辑之风格而定。

我常调侃：写文章不必投人所好，理应随己所好去写自己擅长的文体；但在某种情况之下，却应看人（编辑）之所向，把那个人的风格看清楚，才把那种文章投出去。像台湾的皇冠杂志，是小说的天地，你别摸错了门道！

编辑是人，也有类别，也是作家，只是他们不吃文字，却好文字。好的编辑，就是好的主厨，美食由他而起。文学团体，为何只看到作家，而忽略了文字家呢？



散文篇

禅的幽默

/妮妮

话说唐代末年，有个姓郭的江西抚州人，14岁在吉州满田寺出家，后来去了嵩山受戒，从此，僧人开始四处去参拜禅师学道。曾经跟随《曹洞宗》的洞山良介禅师学法，得到良介禅师的真传，龙牙禅师悟道后，前往湖南长沙的龙牙山妙济禅苑当住持，故人称龙牙和尚，这就是唐代的著名高僧和诗僧——龙牙居遁禅师。

当初，龙牙禅师去向终南山的翠微禅师学道，住了好几个月，翠微禅师都没有召见他。终于忍不住，找天直接进入法堂问翠微禅师，怎么几个月下来也不开示一法。翠微禅师反问他：“嫌甚么？”

龙牙禅师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唔明！

于是告别翠微禅师，前去德山向宣鉴禅师学法，可是住了几个月，也得不到禅师一句佛法。龙牙禅师鼓起勇气问宣鉴禅师，岂知宣鉴也是给同样的答复：“嫌甚么？”

不得要领之下，龙牙禅师便前往参礼洞山良介禅师。

洞山禅师道：“争怪得老僧？”

龙牙禅师还是不明白，于是又去找翠微禅师，问：“如何是祖师意？”



散文篇

翠微和尚说：“与我将禅板来！”

龙牙禅师将禅板递给翠微和尚，翠微和尚接过禅板，举起就打。

龙牙禅师说：“老师打我没有关系，但总得告诉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吧！”

翠微禅师说：“刚才的禅板没有告诉你么？”

无奈之下，龙牙禅师又前往参问临济禅师：“如何是祖师意？”

临济禅师道：“与我将蒲团来！”

龙牙禅师将蒲团递给临济禅师，临济禅师接过，向龙牙禅师劈面打来。

龙牙禅师忙道：“别急着打我，你还没告诉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呀！”

临济禅师说：“刚才的蒲团，难道没有告诉你吗？”

龙牙回去参究多年，才终于明白禅板和蒲团的“西来意”。

僧问龙牙禅师：“和尚行脚时（亲近老师），问二尊宿祖师意，未审二尊宿明也未？”



龙牙禅师道：“明即明也，要且无祖师意！（就是没有告诉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学僧问为何两位老人家不告诉他？龙牙说，因为答案就在禅板和蒲团那里。

星云禅话有说：禅宗常用法器或法物来象征禅道；传衣钵，即是以衣钵来代表禅法。以香板（禅板）打人，就是将禅交与人担当；蒲团为礼拜之物，做为凡心与佛接心之用，以蒲团打人，即让人藉此接触佛心。所以，香板或蒲团，都可以传达“西来意”，只不过这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参究，没有参究，香板蒲团打得再多，也是不能开悟的。

龙牙禅师后来又参德山禅师。

初见德山，龙牙禅师便问：“学人仗镢邪剑，拟取师头时如何？”

德山禅师便伸出脖子，龙牙禅师道：“头落也。”德山禅师一听，便微笑。

龙牙禅师后来将参德山禅师的这段因缘，告诉了洞山禅师。

洞山禅师问道：“德山道什么？”

龙牙禅师说：“德山无语。”

洞山禅师道：“莫道无语，且将德山落底头呈似老僧。”



散文篇

龙牙禅师一听便知过，遂礼拜忏悔，并留在洞山师座下，随众参请。

一日，龙牙禅师问洞山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洞山禅师道：“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

意思是说，众生的无明烦恼像水流着，若想觉悟，必需逆生死之流，不能像一般随世俗之见，顺水而流。

龙牙禅师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为报师恩，龙牙禅师继续执侍洞山禅师八年之久，直到受邀请去湖南当住持。

龙牙禅师很会写诗，他把对禅宗佛法的体悟，写入《居遁颂》十八首中，载于《景德传灯录》第二十九卷。

其一：龙牙山里龙，形非世间色。世上画龙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识龙人，一见便心息。

龙牙山里龙的形态，不同世间事物的形色，学画龙的世人，再巧也画不像。只有认识龙的人见到了，才会息心安宁。

龙是佛法的一种比喻说法，佛法无始无终无形无相，真正领悟了佛法，就超越了世间色相，内心就安静了。

其二：学道无端学画龙，原来未得笔头踪。一朝体得真龙后，方觉从前枉用功。



学佛道就如学画龙，不开悟就如找不到画笔。一朝体悟到佛法的真谛，才知道从前都是枉费功夫。

作为一名诗僧，龙牙居遁禅师写了很多阐释佛理，劝人看淡名利，轻松度日的诗歌。

一首《人若无心处处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云：

粉壁朱门事甚繁，高墙大户内如山。

莫言山林无休士，人若无心处处闲。

龙牙禅师把富人的繁华生活，与在山林中修行者的清闲心态作一对比，意在说明富贵并不让人羡慕，处于山林中心无挂碍的生活，才是最惬意的。许多人羡慕有钱人的一切，殊不知在高墙大院里，人我是非，猜疑妒忌、争夺权势、贡高我慢等心态，就像层层的山峦，把人与人的心隔绝了，相互之间已无真情可言。

说过高墙大院的纷争，龙牙禅师把话题转向深山隐居者，他们不贪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万事看破，心无挂碍，没有俗世的名利之争，不会患得患失，可以过着一种“朝逐野鸟去，暮伴白云归”的悠闲自得的生活。

这首诗的中心就是“人若无心处处闲”；“无心”，是劝人不要执着于外物，不要被外境所转，不要计较事非恩怨，不需在意名闻利养，少欲知足，心境则自然悠闲自在。



散文篇

数字游戏

/陈彦（新加坡）



数字说明什么？打开银行的存折，发现这个月的存款增加了，看一下数额，心中窃喜。可是，手中没接触到钞票，也嗅不到钞票的韵味，生活照常进行，没有因此开香槟庆祝。到了另一个月，由于用掉一笔巨款，存折上的款项大幅度下降，数目字一下子减少了许多，心里难免一阵绞痛，可是钱包里还是有足够的钱应付生活之需，该刷卡时也不会手软。

数目字的变动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可怕，只要老本还在，有一职防身，每月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存款数字的增减不足为虑。报载美国背负巨额国债超过 16.7 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据说如果把这笔天文巨款换成 5 元面值的美钞叠起来，几乎可从地球一路



叠到月球去。美国债台高筑到太空，欠债人说话还是那么霸气，国家也丝毫无崩溃垮台的迹象，依旧稳坐全球龙头老大的宝座，而且还可以拼命印钞票，到处派发，并在世界各角落养几条丧家犬，帮山姆大叔向敌对国乱吠，吓唬唱反调的敌人，以助声威。

同一天又读到另一则有关数字的新闻。巴西石油大亨巴蒂斯塔在2012年拥有340亿美元的身家，在全球富豪榜上高居第7名，2013年受巴西经济不振、公司股价暴跌等因素冲击，330亿美元的财富就此蒸发掉了，扣除欠债后，巴蒂斯塔大约只剩2亿美元的财富。340亿和2亿这两个数字对这位富豪有什么影响呢？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固然令人沾沾自喜，被推挤到最后一名的时候，那种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只要没到宣布破产的那一天，谁敢说数字以后不会再回升呢？好比股市起起落落，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个世界，大家都在玩数字游戏，只要数字还出现在存折上，不管是起是落，日子还是一样过的。



阿嫂入院记

方又圆

半个月前左邻在菜市场“巧遇”右舍，她们一见面，就“关心”起阿嫂。

左邻：“你怎么会来‘巴刹’？我很少在‘巴刹’遇到你。”

右舍：“就是啰，雪柜的菜吃完了不就来买啰……对了，你这几天有看到阿嫂吗？”

左邻：“没有看到，不知道她跑去哪里？会不会跑去中国吃风？”

右舍：“不可能的，像她这样节俭的人，每天都是吃自己种的菜过日子，也很少出来买猪肉，她才不舍得花钱去旅游。”

左邻：“这几天我等她送菜来，她却失踪了，以后我们每天都要买菜，如此一来一个月的菜钱不少呵！”

右舍：“说的也是，菜钱是不能省的；希望阿嫂快点回来。”

阿嫂在屋后“拥有”一块菜园，这原本是块荒地，阿嫂不忍看到它荒芜，就每天辛勤耕作，种了不少蔬菜瓜果，待收成时，自己吃不完，就分发给左邻右舍几户人家。

前几天左邻右舍又在菜市场“重逢”了。



右舍：“阿嫂还没有回来，她到底去哪儿呢？”

左邻：“我昨天碰到阿嫂儿子，他说阿嫂还躺在医院病床上，开始是怀疑得盲肠炎，后来证实不是，现在血压偏低，血小板反复上上下下，医生也验不出得了什么病。”

右舍：“阿嫂不在我就怀念她种的菜，我告诉你，昨天我去‘偷采’她的菜，和摘两个木瓜，反正现在没人打理，如果不采难道要留给外劳偷采吗？。”

左邻：“对了，你有去医院看阿嫂吗？”

右舍：“没有，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要看顾2个孙儿忙得团团转，我哪有时间去看她？”

左邻：“我也是没时间，而且医院这么远，我等她好了回来才去看她。”

昨天，阿嫂痊愈了回家，今天就迫不及待去菜园“巡视”，发现半数蔬菜没人浇水枯死了，苦瓜茄子羊角豆被人偷光光，野草长得比番茄树还高……

阿嫂眼看这荒凉情景感慨万千，辛苦栽种瓜菜收成了左邻右舍懂得坐享其成，阿嫂入院时却不懂得帮忙浇水……



丸丸散文 2 篇

《七月聊斋》

七月了，我们来讲鬼故事吧！

妈妈有九个儿女，我是老么。在那个年代，九个不算多，其实我还有一个没满周月就因痢疾而去世的姐姐和一个甫出世即夭折的妹妹。妹妹应该是很快就投胎转世了吧，没主演过聊斋；倒是姐姐领衔过几集。

去世的姐姐本来没有名字，妈妈也不记得了，后来不知哪一年因为要超度，大姐就帮她取了个“二妹”的名字。二妹姐和三外甥比较有缘；话说某个晚上，三外甥站在洗脸台前漱洗准备就寝，抬头之际，从镜子里看到身后近墙处，竟站着一个陌生人。她脸带笑，身型略胖，貌似我三姐，样子一点也不恐怖，就像活生生的人一般。他当时吓傻了，却也冷静的当作若无其事。我事后得知这件事，当然免不了怕个三五天，每次刷牙洗脸都弯着腰，不敢抬头照镜子。直到有一天，镜子被妈妈不小心打破了，我才得以挺直腰漱洗。三外甥和二妹姐的缘分真的较深，后来他们几次“碰面”，每次都“好聚好散”！

后来，妈妈也走了，三外甥有时不在家，就轮到我上场了……

那是某个周末的晚上，我逛街回来，准备把东西一一收进储藏室，就在储藏室外冷不防听到一把熟悉的声音从厨房传来；那是妈妈生前一惯清喉咙的声音，我绝对没有听错！妈妈生前也常



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走路要用力，喉咙要发出清痰的声音。我听见的，就是那把声音！我像被雷击一样定了格，愣在原地至少一分钟，然后才害怕起来。我蹑手蹑脚地走回客厅，打电话给我吉隆坡的姐姐。记得我跟她说，我听到妈妈的声音，她吩咐我赶快叫救兵！我才想到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又转打给我外甥女，我说快来呀，阿姨还没冲凉啊！她速速赶到，只陪我过了一晚，之后我就得女儿当自强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慢慢地练就自己的胆量，有时我也觉得妈妈好像就在客厅，有时会闻到她生前的气味，有时自己吓自己，有时故作轻松，有时又杯弓蛇影，一人分饰太多角色。说到气味，我不得不说这个……

妈妈生前常用铁打药酒，涂抹后屋子总残留药酒的气味。一次，侄儿受伤，我就拿了妈妈留下的铁打药酒给他拭擦，我想年轻人不晓得斟酌分量，结果满屋子的呛鼻味。正不巧，大哥大嫂隔天来作安全巡视，闻到这气味后，吓得直说妈妈好生猛，回来家里了！他们担心我会吓着，不敢马上告诉我，我几天后得知，差点喷饭！太好笑了！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又，还没冲凉……



《秘密》

听说若要知道别人的秘密就必须用一个秘密来交换。好，谁叫我是秘书呢！天底下除了间谍，大概就数秘书知道的秘密最多。别说一个，就算十个也是小儿科。可是……我姐提醒我身为秘书的职业操守，绝对不能泄露公司、尤其是老板的秘密。我一想到间谍如果被活捉，通常都是咬舌自尽的，就只好乖乖地守住自己的秘密了。

许多事情都有第一次，但我这第一次，却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起码要年过三十吧！可是我的却发生更早一些，大概二十七八吧。要好的同事不知是看我人太好，想把我推销出去，还是对方太急，两个不相干的一男一女就这样被安排坐在一张叫做相亲的餐桌上。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答应赴会，大概是盛情难却吧！我还记得我穿了一件猪肝红的上衣配一条灰色的 A 字裙；对方的样子已经模糊（所以肯定不是帅哥），名字更不用问了。只依稀记得我们几乎没什么交谈，我呐，是埋头扒饭，我的同事跟他先生就好像我的家长，帮我应酬了所有场面话。这样的前提下，你应该知道最后我们是“无言的结局”吧！倒是第二次的相亲，我印象犹新。你想知道吗？抱歉，说好一个换一个！

我可以用我的相亲记来换你一个秘密吗？



散文篇

时尚正能量



蔡佑霞

前阵子到中国留学半年，我意外地爱上了当地的时尚杂志。中国出版的时尚杂志，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中文时尚杂志。那些杂志的厚度大多超过一寸，内容丰富之余，甚至还颇具深度。此外，其价格还格外便宜，叫我不买都难。

其中，我最爱的是中国版的《时尚芭莎》。在其中一期的特别加厚版中，《时尚芭莎》几乎用尽所有可能的资源。除了封面大牌王菲，亦找来了名作家刘振云、严歌苓、麦加等人动笔为该期杂志撰写“文学平面电影”。此外，该期的特别撰稿还包括北大教授，也是中国美学大师朱良志为。我一边读着那本杂志，一边为之惊叹。这杂志完全超越了一般时尚杂志的水准，除了动用大量金钱，制作团队的用心和野心也叫人分外佩服！

后来在网上看到了《时尚芭莎》主编苏芒的专访，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本时尚杂志可以做得如此大气，也在霎时间成为了苏芒的粉丝。苏芒在言谈间散发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格外欣赏。我想这种态度，这种魅力是无法伪装出来的。苏芒在1993年加入时尚杂志行业。她说，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散文篇

时尚，时尚杂志也是刚起步的行业。虽然一开始投入行业时不太顺利，但是她和她的同事们积极的态度，加上中国经济的鹏飞，让杂志不只在市场站稳了脚步，还越做越好，离老板最初那句“我们要做一本全世界最好的杂志”不远矣。

天时地利人和，加上参与者积极的态度，让《时尚芭莎》成为了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功范本。而只要读者有心，就不难感受到杂志给人的鼓舞。一本杂志能够做到类似摇滚乐，有自己的精神，又富有感染力，实属不易，亦是一种公德无量。





散文篇

榴梿飘香时

/郭金登

榴梿飘香季节到来，向熟悉的卖榴梿朋友买了两个上好的回家好好品尝。

妻和孩子于昨天去了参加一项由多位佛友参与的曼谷旅游团，家里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嗯，就把榴梿当晚餐解决吧。

喝了一杯好茶，开了榴梿，的确是好种好味呵！吃着吃着，心情忽然感觉低沉，不期然想起两位至亲——刚于去年2月往生的父亲和于11年前病逝的母亲……

想起年少时，我们兄妹多，每在榴梿飘香季节，我们最感到兴奋高兴的事，就是看到父亲在傍晚时分，带着微笑从老家附近板厂结束一天劳作之后踏着那辆大型脚车回来，脚车后座铁架载着一个大麻袋，里边满满装着一个一个有刺的东西！

经验告诉我们，那一定是美味可口的果王榴梿莫属也！

全家大小因此像被注入了强力兴奋剂，都因此特别勤奋忙碌了起来！——因为照着母亲所定下来的惯例，要享受好东西之前，

大家必须把当天的任务做好，包括把数百只的鸡鸭喂饱，点灯，关好寮房；把家园附近菜圃所种的菜类和小棵果树浇好水；每个



散文篇

人洗完澡，把身体洗刷干净，点燃好大光灯，吃饱饭……然后，大家就围坐在客厅地上，都以一颗虔诚的心，等候父亲拿着一枝特制的小木枝，亲自主持神圣的开榴槌仪式……

一个个榴槌被剥开，大家都把最好味的留给父母先尝，一家大小，就在大光灯底下，一个接一个地大快朵颐芬芳美味的榴槌，幸福充满每一个人的心田……

而今，独自在家，尝着绝佳好种榴槌，没机会像往年那样把最好的留给亲爱的双亲，感觉怅然若失，感觉自己是那么的奢侈呵。

屋外，正飘着纷纷细雨，此刻，我的心竟莫名其妙地像阴霾的天气，沉重了起来，而吃在嘴里的榴槌竟变成了涩酸苦……

（稿于2012年11月23日）



慷慨之余

/ 闪华

多年前，K镇人口逐渐增加，房屋需求量日增。当局及屋业发展商未能及时在该镇物色地点，兴建更多房屋，应付人民对住屋的需求。

镇的毗邻有一段十亩胶园，以得天独厚的地点，可发展屋业。于是，园主砍伐胶树，未曾分割地契，便简简单单地兴建约四十间房屋。由于需求房屋者殷切，房屋兴建竣工，每单位售价五千令吉，公开招售不久便被居民抢购一空。

转眼间，人们在该处未拥有个别地契的房屋居住了三十年。

近日，居民意识到房屋拥有个别地契的重要，遂酝酿向政府申请分割个别地契。

虽然分割个别地契手续繁杂，难题总算迎刃而解，等缴清应缴的费用，便能取得地契。

四十户人家，每户需支付八百令吉费用，已近一百巴仙屋主缴清，仅仅两户人家似装傻扮懵，或承诺近日将款项送到有关财政处，可是一直未缴清。

这两户人家，当年尚未发迹时在这里居住，发迹后便迁离此处，房子租赁予人。



平日，这两户人家颇慷慨大方，或在掌声激励下，捐献大笔的钱，不是三、五千令吉，便是一万八千予慈善、教育机构，获得好口碑。

但他们对分割地契，每户应承担的八百令吉费用，则显得“软皮蛇”态度，似理不理，拖拖拉拉。

一名委员指说：如果这两户人家不愿意，或付不起此笔费用，便由财政处垫付。

这话有股傲气，也含有不满！





文学部落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吉打苏丹巴力莎中学 叶颖惠

一阵狂风吹落了老树上所剩无几的枯叶，树叶随着风的节拍纷纷卷起，漫无目的地飘向四方。我盘手伫立于窗前，看着眼前被炽热的太阳染成一片金黄色的稻田，吸了一口属于乡村的新鲜空气。我走出房门，见屋子里空无一人，便探头往外一望，只见爷爷与奶奶正在稻田里辛勤地耕种。

由于爸爸与妈妈被公司派到外地去出差，所以我只好到乡下来与爷爷奶奶同住。每天一早，爷爷奶奶就会拉着我到田里向他们学习如何种稻、收割。他们常说现今的年轻人终日沉迷于高科技的发明，渐渐忘了传统技术。我听了敷衍地嗯了几声，当作是认同他们的道理。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爷爷和奶奶一直忧心地往外张望，大概是深怕刚种植的幼苗被大雨淹没了。奶奶一整晚在屋子里徘徊，坐立不安，眉头深锁，最终她决定到田里去看一看幼苗的情况。爷爷似乎不放心奶奶一人到田里去，打算跟随她到田里去。爷爷临走前吩咐我在家里等候，不要四处溜荡。



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却不见爷爷和奶奶的踪影，我开始担心起来。这时，只见爷爷一人慌张地向屋里跑来，然后匆忙地告诉我说奶奶不小心在路上滑倒了，摔伤了筋骨，动弹不得，他赶着打电话向医院求救，并要我帮他看守家里一段时间直到他们回来。

医生说奶奶摔伤了筋骨，引起旧患的复发，需要留院一段时间。爷爷打了一通电话回家，说医院离家太远，不方便往返，所以要我帮忙打理家里和稻田，直到奶奶的伤患复原。

每天一早，我照着爷爷奶奶的方法进行耕种，但是稻田的面积太大，所以我进行到一半就返回家里休息。我心想还有很多时间，所以打算第二天再继续种植。日复一日，种稻的工作一直往后推迟。直到昨天，爷爷打了一通电话回到家里，他说奶奶复原得很快，再过一天就可以出院。我听了心里方寸大乱，心想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根本来不及把剩下的工作完成，惟有听天由命。

该来的还是要来。过了不久，爷爷和奶奶回家来了。他们看着空荡荡的稻田，什么都没说，只是向我笑一笑，似乎没有想要责怪我的意思。他们平静的反应不只有让我悬着的心放松下来，反而让我非常内疚。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城市去了。

直到收成的那一天，愧疚的情绪达到巅峰。这次的收成仅有去年的三分之一而已，少之又少。目睹眼前的这一切，我没办法



文学名著篇

不向爷爷奶奶道歉。他们非但没有责骂我，反而给予我忠告。爷爷奶奶，谢谢你们！我终于明白，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只有付出心血，才有回报。

简评：

付出，未必有收获；不愿付出，肯定没收获。





文学蓓蕾篇



吉打苏丹巴力莎中学 吴光祖

望向远处的天空，我不禁感叹：唉，为什么其他鸟儿能自由地在天空翱翔，我却要囚禁在这狭小的笼子里？

站在“枝头”上，我的双目张望四周，一枝枝貌似丛林的树干屹立着，似乎怎么都不会倒下。头顶上也有个如树叶般的大伞，为我遮阴，因此我感觉不到外面的温度。我这么说，一般人听到，都绝对会说，这是一只多么幸福的小鸟啊！围绕它的，都是一堆堆天赐人间的礼物。它可以无忧无虑，在这欢愉的天地尽享生活的乐趣。可是，你们都错了！

那一些“枝干”，是铁的，是钢的。它们之所以会存在于我的周围，还不是因为要把我禁锢起来。它们排得密密麻麻的，犹



如蜂窝里的蜜蜂那么密，所留下的空隙，就连一根羽毛也不能通过。这时，我只能寄托于一个仅存的希望——向上飞。哎呀，我的脑壳似乎与什么东西相撞了，感觉很痛，真的很痛，就像被电击一样。原来，我头顶的那把伞，启用处也是要阻止我向外飞去，让我不能离开这片不属于我的地方。看来，除了乖乖地呆在这儿，我别无选择。

一缕阳光从缝隙里射进来。这道光，几乎要把我小小的双眸给刺破了。它虽只是一条线，但却很亮，整个笼子都要被它照亮了。它很热，像烧开水一样烫，却感觉不到任何一丝的温暖。我睁开眼帘，啊，又是一天，被囚禁的一天。

我展开双翅，正想要开始飞行时，我才突然想到，我是一只囚鸟！鸟飞行的天性呼唤了我，然而这个笼子却让我却步。这世间万物包罗万象，一株草，一只虫子也有属于自己的特性。这与鱼离不开水、狮子吃肉不吃草、仙人掌要长刺是一样的道理。每一种生物都有发挥自己本性的权利，但我却不能。鸟本应在浩瀚的蓝天飞翔，但我却在这儿，不要说飞，连动都很困难。

我的眼神飘到了一个墙角。是他！他是那个把我从亲人身边捉走，害我在这里“服刑”的人的儿子。他和我不同，他不会被关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可以自由走动，可以为所欲为。可是，



他却放弃了这项权利，选择封住了他的心灵。这个墙角，仿佛是他的天堂，因为这里最隐蔽、最不会被人发现。他喜欢坐在这里，嘟着嘴，愁着脸，一个字也没说。他心里似乎藏着什么，让他选择自我封闭，不与外界沟通。

我和他时常对望，眼神的交流随着互望的次数增加而变得好像有一种讯号在通过。他想告诉我一些事，不过不是用嘴，是用眼神传达。

我接收到了！从他的那双瞳孔，我看到了他想表达的一切。尘世的堕落，真是他想逃避一切的最根本原因。他看不惯是人为追求名利而出卖良知，与恶人进行一系列泯灭人性的勾当。他不甘众人皆被美酒灌醉，被大鱼、大肉污染自身的纯净。他不愿俗人为了钱为了权而糟蹋自己的人格，那颗原本应该清澈如水的心，变得如污浊的黑烟般，令人望而生畏。这一切他不想看到的，却深深地刻在他双眸中，不能散去。因此，为了躲避这繁杂的世俗，他将心扉之门关得紧紧的，不许任何人侵入，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那一些已腐朽的人。

原来，被囚禁的不只我一个，还有一个男孩。我俩为什么会被囚禁，还不是人类惹的祸！一个身躯上被禁锢，一个心灵上被封闭，这一切的源头是——人类！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自私！为



文学蓓蕾篇

了“欣赏”并占有我那绚丽的羽毛，他们把我捉走，从天空中抽离，放在这狭隘的笼子里，让我失去自由，失去在空中飞行的机会，失去本来属于我的一切。为了满足自己无穷的虚荣心，他们不惜陷入这世间的腐败中，让一个小小、脆弱的心灵，为了洁身自爱，杜绝自己与他们同流合污，被迫远离众人，将自己关在心牢里，永远都走不出去。人类啊，请你们行行好吧！还我辽阔的天空，还那孩子一个甜蜜的笑容，还他与人们交际的勇气吧！

我，躺下来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时间已不允许我继续逗留下去。小男孩，保重吧！吸下最后一口气，我终于摆脱了常年缠住我的枷锁，我的魂已自在地在云层中穿梭……

简评：

让我摆脱枷锁，还我自由天空。



文学蓓蕾

坏女孩

吉打苏丹巴力莎中学 曾佳慧

“坏女孩”，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这三个字几乎每天都会来拜访我的耳朵，不断地响起。这三个字，似乎是我的专用名词，是再也贴切不过的称号。这个称号附在我身上八年了。

说起“坏女孩”这三个字，我的时光机便回到了八年前。依稀记得那时的我还是个少女。当时的我十分叛逆，看谁都不顺眼。这个世界就像只容许我的存在，其他人在我的眼中都是敌人，甚至我的家人，都是我的眼中钉。上了中学后，我的行为更是霸道。人们都说女生比男生成熟多了，较懂事，较听话。但这些特点，完全不存在我的身上。

在中学时期，我很霸道，经常欺负弱小的同学，加入了私会党，向学弟和学妹讨取保护费。在学校，我没有知己，每天独来独往，就如同独立人士；在班上，我更是寂寞，一个人坐在角落。班上的同学个个都称呼我为“坏女孩”，甚至连纪律老师都拿我没办法。我是其中一个被记录在黑名单内的学生，但我对这一切都不以为意，觉得这玩意儿不错，可以引起众人的关注，还蛮刺激的。

我是独生女。在家里，“坏女孩”这个称号更显得特别的贴切，我像有权势的皇后，爸妈就像我的奴才，一一地执行我所吩



咐的任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从来不曾拿起扫把扫地，不曾拿起拖把拖地，更没有洗过盘子。我觉得这一些都不是我的责任，为何我需要做这些工作呢？

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曾爬楼梯。我住在一间五层楼，没有电梯的政府房屋。我不喜欢爬楼梯，因为爬楼梯是一个令人感到很累的运动，更何况我住在第五层，我想：抵达家里的时候，应该是气喘如牛了吧。我很任性，不管父母怎么劝我，叫我自己爬楼梯回家时，我都不会听从他们的话，除非他们背我回家，不然我会继续在那儿耍脾气，不回家。爸爸常常都拿我没办法，当时四十多岁的他背着我，一步一步地踏着阶梯，往上爬。

那一天，我病倒了。妈妈放工回来后，看见我在床上动也不动，便轻轻抚摸了我的脸蛋儿，想以她那温柔的双手测试我的温度。我不喜欢她的动作，便立即把她的手推开，不领情。之后，妈妈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叫我把它趁热吃了，才服用药。当我吃第一口面时，我觉得不好吃，一手把那碗面打翻。那个碗破了，面和热汤都撒了满地。妈妈一脸吃惊，但她并没有责怪我，还很温柔地哄我，叫我把药吃了。

记得有一次，当我走进学校时，我遇见了纪律老师。褴褛的衣着，凌乱的头发，很自然地就成为了纪律老师的目标。她名叫巫雅心老师，但我称她为“巫婆心老师”。她走向我面前，插着腰，在我身上指指点点的，不断地批评我的穿着。我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一下就吹走了。但想了想，我对她的批评感到很不满，决定报复。正当她的电话遗留在桌上时，我忽然灵机一转，起了个念头，决定用她的电话拨打致警察局，说学校着火了。不一会儿，消防车来了，警车也陆续抵达学校。全校的师生顿时感



到大吃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这个画面，心里也开始害怕起来，心想：糟糕了！这下出大事了！我躲在一旁，不敢出来。最后，在校方的调查之下，发现原来这是一个恶作剧，而恶作剧的“负责人”则是我。因此，我被学校记了大过，“坏女孩”的称号也就更加的“出名”。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坐在公园里打发时间。我看见一位青年，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当时，他搀扶着一位老奶奶，在公园里散步。他对那位老奶奶很体贴，喂老奶奶吃饭，帮她梳头，更以柔顺的嗓音和奶奶聊天。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看得出，他是一位很孝顺的孩子。他见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走过来和我聊天。原来，他是一位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那位奶奶是院长，是开启他人生的人。他告诉我，其实他很羡慕有父母的孩子。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他很努力地寻找他的父母，但始终一无所获。虽然他的父母把他抛弃在孤儿院，但他不曾抱怨，他认为他们一定有自己的苦衷，因此才抛下他。在那位青年离开前，他叮咛我：“无论你的父母怎样对待你，他们始终是你的父母。身为孩子，我们应该尽全力孝顺他们，让他们开心。”

听了那位青少年的一番话后，我顿时领悟了！其实，“坏女孩”这个身份是有由来的。在我九岁那年，一个宁静的夜晚，我的父母在房里吵架。人人常说：“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在这之前，他们偶尔都会吵吵架，斗斗嘴，隔天一早便会和好如初。但这一次，我感觉到格外严重。当时的我已懂事了，因此我决定偷听，以探个究竟。我听到妈妈说：“好！你竟然选择了外面那个女人，不要后悔你的决定，请你马上搬出去！”我吓呆了。爸爸拿了行李走出门外，妈妈则哭得泪痕满面。我感到很无助，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这样，爸爸离开了。直到一个星期后，妈妈才告



诉我，原来爸爸有外遇。当时我很生气，爸爸一向来都很爱我们，每逢佳节，我们一家人都会到附近的地方散心。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自从那天起，爸爸没有住在家里了，只是偶尔会回来看看我，过后便离开了。妈妈则经常早出晚归，我的三餐都是自己包办的我，过后便离开了。妈妈则经常早出晚归，包办的。

在这缺乏父爱及母爱的情况下，我显得很叛逆。我被网上的影片抹黑了我的思想，渐渐地陷入更严重的情况。我完全不担心当我做了坏事后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我的父母已经对我不理不睬了。放学后，我宁可待在学校，也不愿意回家。家，对我而言，只是一个让我睡觉的地方。每当回到家里，屋内很冷清，就连一支针掉落到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了。这一切，间接导致我拥有“坏女孩”的称号。那些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他们的眼睛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们都会在那儿窃窃私语，把我说得一无所。此外，有些陌生人见到我邋里邋遢的模样，身上还不时散发出一种味道，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叫出：“啦啦妹”。当然这些讽刺的名称我都听出耳油来了，但是想一想，“坏女孩”是我想要的吗？我只想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关心，尤其是我的父母，有这么难吗？为什么就不可以给予我一丁点的关心呢？

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耳边不时萦绕那位青年的一番话。当我一踏进屋里，突然家里很热闹。爸爸妈妈忙得手忙脚乱，班上的一些同学也在那里。我感到奇怪，为何会有这种画面出现在我的家里呢？这一切，是我的幻想，还是我进错房子了呢？妈妈看见我回来了，走向我并说道：“孩子，今天是你十八岁的生日啊！你瞧，全部人都在等着你，要帮你庆祝生日呢！”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竟忘了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啊！自从那天爸爸离开家后，我就不曾庆祝生日了。爸妈和同学们都为我唱生日歌，并



开心地为我庆生。爸爸终于领悟到自己的过失，而妈妈也选择原谅了爸爸，好让我们一家团聚。同学们也知道了我成为“坏女孩”的原因，决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重新组成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成为学校里最优越的班级。爸妈也意识到，其实我本性不坏，只是因为缺乏了他们的教导及关怀，才会越陷越深，成为“坏女孩”。他们也决定原谅我之前所犯下的错误，并且重新指引我，让我踏上光明的前程。

自从那天起，“坏女孩”这个称号已离开了我。我也答应爸妈，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成为有用的人。如今，家里也恢复到从前的欢乐氛围。我很感谢那位青年的那番话，让我深深体会到家人的重要性。中学毕业后，我也继续我的学习旅程，在一所大学修读辅导课，成为辅导员，这样我就可以为更多的“坏女孩”进行辅导，以免他们踏上不归路。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在我的努力和家人的鼓励之下，我一定可以达到我的目标，成为专业的辅导员，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简评：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文学落篇

问

吉打苏丹巴力莎中学 刘紫恩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

我说：“因为我可以！”。

但却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从不打开你的心，让别人进入？

也没有人告诉我，其实你不是一个人；

其实你还有我。

但，又有几个人能敞开心扉呢？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话很多，静不下来呢？”

我笑着说：“这样子，不是更加热闹吗？”

但却没有人问我，

你，是不是害怕安静啊？

也没有人告诉我，其实不热闹挺好；

其实安静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但，别人看到的却只是轻松的外表，

而不是热闹的背后。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笑笑啊？”



我潇洒地说：“这没什么，笑是我的专长嘛！”

但却没有人问过我，

你笑是不是因为怕别人看到你的伤心？

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其实你可以哭；

更可以脆弱的；

其实根本不需要逞强地扮演着。

其实，

我不喜欢一个人，

因为，我怕孤单。

我更怕的是，

在别人开开心心的时候，里边却没有我的位置；

没有人理我，让我一个人。

我吵，爱说话，

因为我怕安静。

可是我宁可安静，宁可不说话，

也不要别人把我的存在当透明。



我笑，

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脆弱呈现出来；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任性一次让自己脆弱，

我一定再也坚强不起来。

我不要别人担心我，或是为我难过，

所以我选择自己一个人哭。

但是，我更怕，

再也没有人看到我的真心，听到我的真话。

我想，

把自己的感觉像宝藏一样，藏了起来，

永永远远地。

我问自己，能吗？可以吗？真的吗？

我一问，再问，

但，答案只会远远地离我而去，

丢下我一个人。

简评：

有些真话，却是假意；有些假的，却似真的；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诗歌篇

棉兰行 ——苏北文化节纪事

/秦林（新加坡）

（一）夏梦诗岛

推开湖光
马达姑娘在洗濯秀发
水珠围拢手舞足蹈

山色泛红
白鹭驻足
姑娘洗毕偃卧沙上
遂成夏梦诗岛



07.10.2013 于先达市

（注：夏梦诗岛在多峇湖中央，有“印尼的瑞士”之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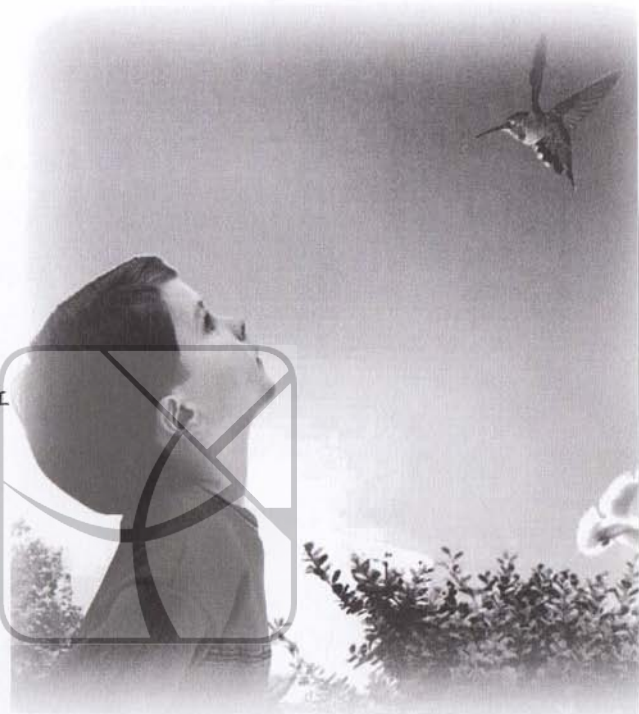


(二) 五色鸟

这么多沙来自西马龙坤
这么多沙来自打板奴里
是风还是潮水
将它们漂移到舞台上
远处海啸戛然停住

来自爪哇的沙
来自马来沙
来自马达沙
五颜六色 美过七色彩虹
你们在沙床上编织
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破晓之前
五个民族舞蹈变成一只
斑斓的五色鸟
带来惊叹
带来欢笑
带来期待着的阳光



(构思于印尼棉兰市第二届“苏北文化节” 09.11.2013)

陈伟哲诗 2 首

之一：低头

祷告在低头里
盘旋成蛇
这些年代的信仰
已经疲惫
烛火中静静蜕皮
字粒清醒
暗地里慢慢取暖
蕴藏仰首之勇气

之二：咖啡

星星在失眠的枕边
皱起月光的眉头
溅起黑浪簇拥
苦涩地发酵
把周公都
吓得清
白色
的



交换

/叶彤

一次意外的悲哀
一团火舌，卷走爱儿
炉火还在燃烧，你嗅到婴儿最后的乳香
化一把火炬，在林间消失
你跪倒，看一场庄严的葬礼

十年后的今天，你灶里依然跳着火星
我们围绕火光，看你烤香芋薯
听你诉说树屋的故事
我来了
读你挂在树梢的梦
你说你织梦的企望

将载负着我的生命
听半夜里的风浪
像海涛般的威猛
你说：
不要害怕，回来……
我已经把爱牢牢挂在屋檐上
为你洗涤
从染缸里捡回的一点黑

（注：2013年10月30日，住在黄田环，何婉菁夫妇的树屋里有感而作，并献给这两位环保志士。）



海上的猫

· 东瑞 (香港)



那只猫的形影一直留在我心上，我知道非为他写一篇文章不可了，非把我见到的、以及它给我讲的故事写出来不可了。我并不喜豢养宠物，只在十几岁时在南洋家中父母亲养过一只看门狗，黑黑的，整日价蹲在篱笆围栏内的士敏土矮墙上，警惕地望着外面的行人。除此外大半生照顾“人”和家庭，无法将爱怜延及狗猫花草了，更妄论像人家那样写宠物文章。那里会想到那一只猫，一只在几千里外的海外南洋的猫，引起我强烈的思念。

那只猫外观基本上是雪白色的，身上有几处金黄色的花斑，它的右耳、右方脸面有好几处瘀黑，显然是受过伤，最令人瞩目的是它的嘴角下有好几道红黑色的伤疤，隐藏着神秘而悲壮的往事。它浑身的厚毛已经不知多少日子没有梳理和水洗过，正像流浪漂泊在外太久的武功早就遭全废的弃将。说是弃将，那是因为它的外表虽然落魄不堪，但忧虑的神情却透露更多的沧桑和不屈。



那时我们乘快艇游河，两岸风景飞速掠过。没想到这一驶，船就轻易开出大海。那应该是爪哇海吧，连开去的就是南中国海了。只是近陆地，水色不见碧蓝，却是灰沉沉的水天一色。艇子终于在一处有小竹桥的一侧泊住，驾驶员在船上扶住我们上岸。我们不知道要来看什么，但踏上那长长的竹桥后，我们一直怀着好奇，一定有什么好看的吧。但见不足两米宽的竹桥两边，都生长着一些水中植物，水上漂着或钩着一些垃圾、杂物和塑料袋，看来是从海上飘来的；浅浅的水面游动着许多黑黑的肥大鱼儿。我们一直向前走，那位原住民驾驶员在前面引路。

就在此时，那只猫儿出现了。

它不声不响地跟在我们后头，低垂着头、四肢不发出一丝声响，脸上没有半点笑容，也不看我们一眼。它傲慢的态度太令我们惊奇了。它跟随我们默默地走了好一段路，我们打算不要理它了。但偶尔回头，竟见到它懒洋洋地躺在竹桥边休憩和养神。我心中好奇怪这地方几乎没有人烟，也没有游客，它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又在竹子编织的桥走了好长时间的路，两边的水中树木渐渐稀疏，视线慢慢开阔，天地也徐徐光亮起来，一泓浩瀚大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回头，没想到那只历经沧桑的老猫还是跟上来。在我们拍照的当儿，它又躺下来。它躺下来的位置居然选择在竹片桥的边沿，一个不慎分分钟就会从高空失足掉进海中。当我们看到前面的竹栏、竹梯、茅屋构成绝佳的亚洲情调而狂喜地以快步趋前时，老猫也不声不响地爬上竹梯子跟了上来。茅屋内的竹地比较光滑，它一会儿放松四肢躺着，享受那屋荫下竹片的清凉，一会儿缩着身子望向无际的大海，脸上一片迷茫。它不



想向我们乞讨，因而自始至终不发出一声“妙妙”的声音，它更没有纠缠着那个当地驾驶员施吃，淡定得不可思议。

也不知为什么，很少关心动物死活的我，这个下午心不在焉玩得很不痛快，整副身心为了这只猫的海上生存问题而充满了悬念。它似乎喜欢了这个地方，不想离开。它很孤独，看来独居了好久。它好似一点都不为肚子问题而忧愁顾虑。这竹桥很长，曲曲折折，八弯九拐，并不通陆地，完全不著岸，今天我们是乘快艇来的。可以说是一个大海中的孤岛啊。它不折不扣是一只海上的猫，不但离群而居，而且绝对寂寞孤独。

我们在竹梯上的茅屋拍了照，休息了一会，准备回程。老猫依然一声不响地默默跟在我们后面，既不和我们亲昵撒娇，也不乞怜求食，这种不亢不卑的态度，很明显地像是作为这方圆地区主人的姿态陪我们游览一趟，以示礼貌。

走了一段竹子窄桥，就要告别孤独的猫，我好想将身上带有的食物分给它吃，可是偏偏这一次我们什么都没带。回眸一瞥，内心充满怜悯，可是就在这时候，猫儿突然纵身一跳，竟跳到竹桥下水草间浮着的一块木板上，我们最初不知道它要做什么，我们都驻足望着它。但见它望着水中密集的鱼儿出神，神情专注紧张。鱼儿也许也饿太久了，感觉到水面上有动静都纷纷争先恐后伸出头来，鱼儿硕大肥美、拥挤密集，猫儿双眼射出绿色凶光，探出左前肢入水，鱼儿以为有人发放什么食物，纷纷围聚拢来浮出水面，不意猫猛将头一扎，说时迟那时快，它的头儿整个地没入水中，已经狠狠地用利齿牢牢地咬着一只肥大的鱼上来，那鱼的头已渗出血，血淋淋的在水中化开；鱼儿的水中伙伴不甘同族成为猫的猎

物，约有五六条向它发动攻势，猫儿想离开水面颇见吃力，它站立的上下摇晃的木板不堪鱼群的进攻已经承受不住拉力，猫儿跌入水中，但它没有气馁，紧紧咬住口中食物不放，向草坡游过来，它的左肢拖上来时竟然遭那五六条鱼的黏咬，一时间血淋淋的像一支血棍，猫儿拼命用劲摔才将它们摔进水中，此时，水面已经成为一小片红海了，那红，犹如魔术里的红花，不断扩大扩大开来……我们看到猫儿口中衔着尾巴仍左右颤动的鱼，像豹儿迅速敏捷地从水面很快游回草坡，跳回竹桥上。它吐出那口中鱼，鱼的肚腹一鼓一鼓的，但已经奄奄一息了。猫儿血红的眼睛有些混浊，疲惫尽头；它那原本雪白的毛，被血迹染红的部分，好像为了点缀而绣上的红花，妖艳瞩目。它守着那地上的猎物，伸高受伤的左肢以舌轻舔……我们看着这一幕，猛然忆起刚才整个人陷入紧张的情景中，居然忘了为它拍照。

大海上没有人烟的孤桥上的猫，以生动的搏杀释了我们对于它何以生存的悬念和疑惑。我从此不敢再轻视猫，以为它只是柔顺和懒惰的符号；归途，在飞快的艇子上，我打开相机看看今天为它拍的相片，心想，回去该让女儿放大，仿照它的形象画一幅大油画挂在我书房墙上，每当我情绪陷入低潮或人生绝境时，想想这只猫，看它几眼。

(2013年3月30日初稿)



生命中的碎片

/邱俊伟(中国)

(一) 童趣



突然想起小时候，我没事就会去摆弄那含羞草。一旦它张开，我就用手去触碰，再让它收缩。后来那含羞草慢慢就枯萎而死，真正死掉的原因，今天想来，估计是因为忧伤和郁闷，因为它一直收缩着，难以展现真实的自己。

那时我还会捉来蜻蜓，把它的腿掰掉，然后让没有腿的蜻蜓飞走，只是它却没有办法降落。我亲眼看见它确实是飞走了，最终它是不是会死，那时真的没有去想那么多。

有一种蝴蝶，黑黑的，总是一对一对的飞。我从来不捉它们，它们颜色不鲜艳，还有听妈妈说，那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化身，于是就不理会它们。

从土里钻出来爬上树的蝉虫，会在傍晚时分偷偷蜕皮，变成白白嫩嫩的身子，那时捉回来，烤着吃，绝对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不能过夜，过夜就变黑了。

找个小瓶子，捉来萤火虫放到里面，萤火虫越多，就会越亮。只可惜不长久，不用几天，那些萤火虫慢慢就死掉了，那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抱怨它们寿命太短。



(二) 少年

少年时就迷上了读书，那时真的是可以把书当饭的。小小年龄，也读琼瑶的爱情故事，也读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点点滴滴，那时虽然还小，却也会被感动得流泪。

金庸的刀光剑影、古龙的诡异惊诧、鲁迅的泼辣犀利、沈从文的睿智朴实，在那个懵懂青涩的少年时光，阅读受到的教育对我整个人生都是一种导引，对于我后来痴迷于文字更是一种启蒙。

记得有一次，在放学后，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和另外她的两个小姐妹，把我叫到了学校的后面。学校的后面是一条河，那时是寒冷的冬天，河面不宽，结了冰。她们三个人把我围在中间，你推我打，我就滑倒了，我的女同学狠狠踢我的屁股，我虽然眼睛含着泪水，但总算没有哭出来，后来她们扬长而去。我趴在冰面上好久没有起来，时至今日，我真的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是哪里得罪她了？她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教训我的？

那时还是小学，回家后没有告诉父母，在学校也不敢向老师汇报，那个打我的女同学的爸爸就是学校教导处主任。那是我第一次被别人欺负，而且竟然还是女生。其实我一直想忘记这件不光彩的事，但是却总是记得很清晰。



从那以后，我更沉醉于阅读。那时岁数还小，但自己知道书里有一个七彩梦幻般的世界，有一个能让自己陶醉的世外桃源。

(三) 阅读



后来慢慢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读过《简·爱》，读过《基督山恩仇记》，读过《悲惨世界》，读过《红与黑》。读得多了，就有很多的感受和感慨，读得多了，就想写一点自己的内心感触，于是，就开始写日记。

时至今日，我还是在想，一个孩子，从少年时代起，多读一些有丰富内涵的文字，对以后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只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堆积如山的作业，没完没了的补课，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

本还幼小的年龄，戴着眼镜，失去了本该自由自在玩耍的乐趣，中国的教育体制过早地扼杀了成千上万孩子们的童年。

我在读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我把写日记当做自己的乐趣。从年少无知到逐渐成熟很容易，但是在成熟的年龄里依然保有清澈的童心却很难。一直到现在，每每写字的时候，我依然会把自己当做没长大的孩子，依然会怀有着纯真和幼稚。

(四) 环境

聪明的人，总是在逐渐适应环境，尝试着用自己的热情的微笑和发自内心的善良改变生存的空间。而愚昧的人，却一直在抱怨和憎恨环境，一味的看到别人的不足和短处，却忽视了自己的缺点和态度。从容淡定是一种状态，而怨天尤人却是一种心态。

如果一直不会谦卑，渐渐就会迷路，如果总是高傲，慢慢必定茫然，如果一直怨恨，会发现自己将越来越孤单。要求别人的，先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到，倘若连自己都做不到，我们又怎么可以去过分要求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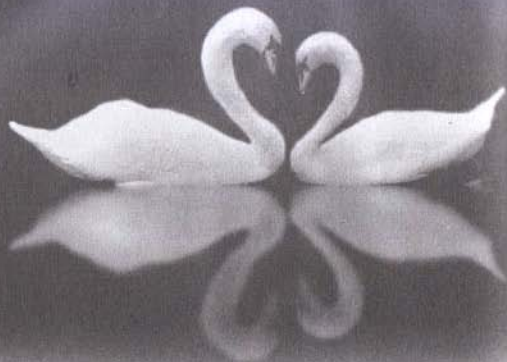
没有谁可以让别人围着自己转，在家里一贯受到宠爱，但是踏入社会，我们必须自立。一个人的个性不能太突出，别为了所谓的个性，而让身边的朋友躲避。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开始确实不懂，然而等到我们懂得的时候，可惜已经失去。

许多年来，我一个人走在异国他乡，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亲人的宠爱，但是有明月相伴，有文字相伴，大自然依旧对我微笑着。

不管多久，也不管是否还会见面，尽量别让人恨着你，要让别人想着你，这样做人，距离成功会越来越远，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五) 爱情



每个人，都渴望收获属于自己的爱情，都希望爱情是浪漫美丽的。然而，事实上，似乎没有几个一帆风顺的爱情，一些本来相爱的人都是在不经意的磕磕绊绊中擦肩而过。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绝对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争吵和责怪，而是两个人经历过艰难困苦后依然不离不弃，最终却在美满富足的日子里毅然分手。我们实在难以理解当初同甘共苦的并肩携手，后来如何会演变成形同路人的恩断义绝？

如果你是十八岁，你会以为风花雪月的是爱情；如果你是三十八岁，你会知道柴米油盐才是爱情；如果你是五十八岁，你会坚信相互搀扶相互陪伴才是爱情；岁月会让你慢慢改变对爱情的认知。

爱会哭，声音很小，你不细心会听不到。爱会流泪，泪水很轻，你不注意也看不见。慢慢的，我们懂得了爱情，然而我们不再年轻，也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再爱的资格。

懂得珍惜每一份曾经的感动，懂得珍惜生命中每一个爱自己的人。细细想来，岁月其实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慢慢会把爱情切割得只剩骨架子。



(六) 雨雪

我似乎总是感觉，雨雪一直是女人们的最爱。我首先要说，我不是女性，然而我痴痴的喜欢下雨的季节和飘雪的日子。

我喜欢的雨一定不能是大雨，细雨霏微，缠缠绵绵。雨打芭蕉的声音，屋檐水滴的声音，可以睁大眼睛看，也可以闭上眼睛听，这时候，可以撑一柄伞，漫步在荷塘畔，也可以不撑伞，到郊外欣赏淋湿了的野花儿。

我喜欢的雪却一定要是大雪，纷纷扬扬，如花如絮。飘雪的时候，我总是感觉自己会异常的冲动和兴奋，思绪飘飞，往事如雪。

雨总是和爱情有关。细雨中，一男一女去雨中漫步，哪怕浑身湿透，也是一个浪漫的记忆，会写诗的人多数都能在雨中找到灵感。

只要有雨雪，我的心就会感觉很激动，就会想起很多的往事，就会有很多的感慨。

(待续)



闪小说三篇

/林锦（新加坡）

《出闸》

去年工作表现排名，我排在几个分行经理后面，结果被调到一间规模较小的分行。工作地点靠近地铁站，想到排名再往下掉，会被开除，我豁出去了，每天早上坐第一班地铁，第一个到办公室。

我多次遇到一个小男生，矮小、平头、样子普通，不像是那所名校的学生。他每次第一个冲出闸门。我以为他怕迟到，可是他出了闸门，便慢慢地向学校走去，沉甸甸的背包和他一样落寞。

今天上班，又遇见小男生。他样子落寞，精神不佳。我想到今早总行高层来视察，地铁门一开，我冲了出去，冲出闸门。

听到身后号啕大哭，公事包被拉住。回头一看，是那个小男生。

他喊道：“为什么你要第一？我只有这个第一，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第一？”

我愣住，喃喃自语：“我也要第一……”



《2%的希望》

那天到平价超市买面包。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家三口，中年夫妇和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手推车堆满物品，估计要上百元。轮到他们了，还在犹豫。女的说：“都讲好到这里，怎么不见人影。”

“阿公来了！”小女孩兴奋地说。

一个约 70 岁的老头，干干瘦瘦的，蹒跚地走到妇女旁边。“快快，我们还没吃晚餐。”

扫描价钱条码，装袋，足足 10 分钟。

“一共 1 百 47 块”

“有多扣 2% 吗？他是乐龄人士。”女的问。

“扣了 3 块钱。”

他们把装满东西的袋子放回手推车，把车推出去。

我付了钱，走在他们后面。

“两块钱你买饭吃。”

“阿公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

“多事，快点把手推车推到停车场。”

老头始终没说话，手里捏着 2 块钱，蹒跚地向小贩中心走去。



《闪坠》

“Uncle，想清楚，有心脏病吗？有高血压吗？”

站在旁边的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只有他一个高龄。

“没问题！”他说。

都说经济一片大好，许多快退休的高龄员工，都获得延聘，他也不例外。下属取代他当总经理可以理解，但薪水减了百分之三十，他实在无法接受。公司要他在休假期间考虑。考虑什么？他睡不着，吃不下。他去看了心理医生，服了药，没效。朋友知道了，建议他来这里体验往下跌的感受。

他签了伤亡自负声明，工作人员便替他戴上安全配备，绑紧绳索。

“请绑好，我还要工作十年，储蓄医药费。”

“闭起眼睛，放松，深呼吸。准备！”

他直打哆嗦，脚抖得利害，喊道：“不跳了！停！不……”

瞬间，他像个倒栽葱，闪坠……弹起……闪坠……

隔天报载：荣休总经理乐极生悲，绑紧跳心脏病发身亡。



月亮旁边没有云彩

/潜默

习惯对我来说，像是欲罢不能的心头爱。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另一种诠释。

我的习惯很简单：早晨起来趁着太阳未睁眼，便驾车到那一片我喜欢的草地上去晨运，风雨不改。

你心中或许存有这样一个疑问：难道下着雨你也去晨运吗？

是的。答案就是那么简单。我会视情形而定。小雨，我会撑伞在雨中缓步，虽然偌大的草场只剩我一人，凸显一种异常孤单凄清的感觉，但我仍然坚持我的习惯，从不轻言放弃。暴雨吗？我不会傻透愣透跟那暴雨直接对垒，我会躲在附近体育馆的走廊，在走廊上尽情跑呀跑的，并故意让自己的鞋子踏出巨大的声响，我要让这些来自我身上的声音遮天盖地，甚至有时在需要时，歇斯底里大叫，我要让那一片草地知道我的心意，也要让那不作美的天空知难而退。但，我能吗？

告诉你，现实一如往昔。现实有时顽固得犹如我很不想亲眼看到的某些事物，它会在任何时候，甚至任何你最需要享有自我时刻的时候，来捣乱你，来翻转你每一根清醒着的神经。

就像今天早晨一样。我安然地在柔软以及异常顺服的草地上缓缓跑着……



太阳躲在远山之外。街灯还微微张开眼睛。晓风轻轻拂面。草地上的露珠爱恋般轻吻着我的鞋子，我们之间亲密得犹如风拂动千叶，静谧中只有它们和我相拥一个小小的宇宙。

其实，今天我确实太过于乐观了。我以为往常出现在早晨的闲适心情，永远就是那一个我要的模式：云淡风轻，而随手一撩，就是整个胸臆间的写意。

错了，这次我错得有点离谱……

跑了一个圈子，我眼角就瞥见不远处的树底下多了几个陌生人影。

我在这里已经跑了两年的圈子，风雨也认得出我的脚踪，出现的脸孔不论如何特别，我只须瞥一下，便能断定他们的来意。

但，今天这几个人，他们的脸孔、他们的装扮却模糊了我的视线。

跑，那是我早晨的习惯。

我继续地跑。我的习惯里不允许有任何突发性的干扰，即使天不巧这时崩塌下来，我的习惯还是会走在前头，没有任何物事可以阻拦它叫它乍停下来。

经过那几个陌生人面前的时候，我让自己的眼睛稳稳地只注视着前方……

然而，你是知道的，我却阻止不了我的耳朵去聆听。

而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听到些什么。

你当然想，因为那是我在这里跑步的两年时间里，头一遭听到的。

而我的耳朵很清楚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你敢说这不是出卖我们华人吗！”

我确定我还听到另外一个声音：



小说篇

“出卖，出卖了你还在这里吗？你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还可以让孩子在华小念书吗？你的孩子还会跟着你姓吗？”

.....

我知道我改不了我的习惯。我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脚上。我不可能因为这一点巨大的声响而停下我的脚步，虽然那些声响有我很想知道的事情。但是，我毕竟已经习惯了。

我继续把头向着前方探，继续往前跑。我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姿势。

当然，我耳朵可不像电脑那样，一听号令要删除什么就删除什么。声音进入我耳朵后，我知道它不会那么轻易屈服，它一定会跟我的习惯闹意见，它也一定会闹到思想的殿堂去才肯罢休。

那肯定是一场政见不同的争执。我耳朵告诉我，他们一定是来自两个怀有不同政治理想的阵容。

他们为什么会忽然争吵起来呢？在这样一个非常不适合的地方，在这样一个非常不适当的氛围里，究竟谁赋予他们这种权柄，把健身的晨运变为一种争执？健身和争执怎可相提并论，怎可相融为一体呢？

我不可以让我的习惯给这种忽然而来的思绪破坏。毕竟习惯就是习惯，早晨的习惯只有一种行动，那是我的身体机能主催，双脚力行的事，怎能由思考来代替呢？我发觉我脚上的节奏开始有点凌乱，我的步伐开始失去了拍子，我开始有点迷糊起来.....

跑，我还能继续地跑.....

我的习惯不可能就这样停顿下来.....



第二个圈了。我庆幸自己的脚并没有因为刚才些微干扰而放缓下来。

就在那转弯之处，我的眼角又不期然地碰上那些人。我忍不住瞥了一瞥，场上明显多了几个人影——几个同样陌生，却不同装扮的人影。

我的习惯依旧让我的双眼盯着前方，脚依旧跑在同一个方向、同一条路线上。

当然，我耳朵不在我控制的范围之内。它压根儿不晓得什么是习惯，它也压根儿不晓得什么才是不好的聆听习惯。

我的耳朵听了。它听到刚才听到的那些巨大的声响，这一次像怒涛拍岸……

我非常确定我耳朵听到这样一个声音：

“你说，他的屁股是不是特别，特别，否则他的屁股怎会上得了法庭，连法官也赞他美！”

我也非常确定我耳朵还听到另外一个声音：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都是一大群乌合之众，比起那些乞丐的屁股还要肮脏！”

就在这转瞬间，我的习惯带着我越过了那些人面前，也是在那转瞬间，我已经听不清楚他们怒吼些什么。我的脑子陷入一片混乱。我尝试整理我的思绪，以便让我脚上的习惯能够安顿下来。这一点，我在挣扎中终于做到了。

我还在跑着，以我一贯的速度向前跑着……

我的脑子显然已经不能够停歇，我一直在推想究竟是谁的屁股那么厉害，我一直在推想究竟谁是那一群乌合之众。然而，我也听到我的耳朵不断地警告我的脑袋，提醒它不可以靠着这一点怒吼声就妄下判断，以为自己已经找到包青天也找不到的答案。



小说篇

第三个圈了。我不能就此停下，因为我的习惯已经替我规划好我停下的时限。我知道我还没有来到那个时限。我必须继续我脚上的功夫。

但，我的习惯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实况。我习惯性的宁静心绪在眼前又是一变。那是令我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这时，我耳朵忽然不听使唤地跳跃起来，它不是那种寻常的跳跃，而是如听了仙乐一般的跃动……

就在那个转弯之处，我的眼角又是偷偷一瞥，只见那些争执的人前头多了一些穿彩衣的中年男女，他们正随着音乐摇动手中的扇子翩翩起舞，远看像蝴蝶一样，在早晨的树底下，一片青绿色的草地上，舞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灵震撼！

我慢慢放下脚上的速度，看着就要越过那些舞者了，就在这时，我的耳朵却被一阵吆喝声震荡得五音不全！

那一群争执的人终于喊鬼喊贼地演变成全武打……

我无法不停下我的脚步了。我知道我的习惯在叫屈，但我也知道这次我非停不可。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里，我听到一首已经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它掩没了所有打斗声浪后脱颖而出，终于它清楚地钻进我的耳膜……

我听到强劲的音乐播起，我听到那些舞者在高声唱着：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那不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民歌吗？

我抬头看看，天空一轮月亮，说圆不圆，也没什么亮光，旁边更没有云彩。

再抬头看看，月亮旁不但没有云彩，还惊见周围有几团迅速飘来的乌云。

再抬头看看，乌云已遮蔽了月亮，远近一片黯淡。忽然，雨水像冲破天空轰然掉落下来……

那些由争执而演变成全武打的人都一溜烟跑了……

我，就在这一刻，竟然改变了早晨的习惯，转身陪着那一群不想离开的舞者，陪着他们一起跳，一起唱，等待着雨过天晴……

(写于 3-9-2011)



新书出版消息

《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莫顺生著/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出版

RM30.00

邮购: MOK SOON SANG
32,LINTASAN WAH KEONG 3,
TAMAN WAH KEONG ,
31400 IPOH , PERAK.

《阳台花在微笑》章钦著/散文集/
怡保观音堂出版小组出版

RM15.00

邮购: CHONG KIM KWEE
75,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
31200 CHEMOR, PERAK .

《不折的旗杆》吴岸著/诗集/文运企业出版

RM30.00

GERAKBUDAYA ENTERPRISE
11,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赤道风》86期/文学杂志/赤道风出版社出版

RM6.00

邮购: CHONG KIM KWEE
75,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

95 期《清流》文学季刊赞助人捐款

(01-9-2013---31-12-2014)

序 号	赞助人	RM
1	霹靂州非伊斯兰教事务局 UNIT HAL EHWAL BUKAN ISLAM NEGERI PERAK	1000.00
2	朱美玉	200.00
3	邓长辉	160.00
4	李志祥	155.00
5	李雪莹	100.00
6	陈肇强	100.00
7	黄晶女	100.00
8	林荣照	100.00
9	黄松就	100.00
10	徐美香	100.00
11	李荣德	100.00
12	陈小嫻	90.00
13	李凯翔	50.00
14	冯钻金	50.00
15	李国成	50.00
16	刘志雄	50.00
17	叶宏明	50.00
18	吴美娟	10.00
		2565.00

《清流》邀稿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留意：从65期起，凡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有关文章的思想观点，并不代表本刊，同时接受有异风者来稿提出，借供切磋。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若无，恕不受处理。
-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王枝木先生

4, Tmn. Seri Delima, 33000 Kuala Kangsar, Perak, Malaysia.

* “小说”请寄紫梦玲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 “诗歌”请寄潜默先生

12, Persiaran Bandar Baru Tambun 12, Desa Tambun Indah, 31400 Ipoh.

e-mail: fh.chan@streamyx.com.

*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涵青女士

40, Jln. Pengkalan 2, Tmn. Pengkalan Jaya,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e-mail: qingqing284@gmail.com

*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章钦先生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纯文字形式存文稿#

如用电邮投稿，请注明《清流》稿件，寄至：provence_118@yahoo.com

赞助《清流》出版费

《清流》创刊于1990年3月，在全体同人的不断自我鞭策与合作之下，不论书型设计或内容，都有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更立下宏愿，要立足大马，放眼世界。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出版经费难题，我们谨此恳请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成为本刊的常年赞助人，共同努力。

赞助方法：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 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芳名将永志本刊。

2) 也欢迎随喜乐捐。

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国）_____

团体 / 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 RM _____

☐ 随喜乐捐： 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

注：邮券(WANG POS)/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迺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陈文泰先生收
11, LORONG KLEDANG TIMUR 5,
TAMAN RASI, 31450 MENGLEMBU, PERAK.
H/P 017-578 6112



（编者按：2013年9月8日世界各地校友在大马怡保集合追思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大会。大马校友在会上诵读祭文。）

祭陈六使先生文

维西元二〇一三九月十一日，先生一一六年忌日，
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率各地南大子弟，
致祭先生在天之灵曰：

先生功业，万古流芳；创立南大，世所共仰。

披荆斩棘，开来继往；丰功伟绩，举世无双。

秉性刚直，坦坦荡荡；奸诈所妒，因而得谤。

功在千秋，福泽南洋；名垂宇宙，日月同光。

任重道远，气贯长虹；南大子弟，不敢或忘。

砥节砺行，各有所长；足迹所及，遍布万邦。

缅怀恩德，美酒清香；永绥多福，明灵尚飨。





热情有缘齐相聚
 烈火红心真得意
 欢声满堂了不起
 引起梁燕鸣高低
 中庸之道四海继
 国界无分五海情
 诗音雅韵海连天
 人能随缘乐连年
 代出精英志相连
 表演才华更精灵
 团队精神友情绵

中国诗人代表团来访怡保
 史业炎敬题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